

「日」东野圭吾 著

叶娉 译

ひがしの けいご

11文字の殺人

十一字杀人

日本推理小说界超人气天王级作家
日本文坛第一位荣获江戸川乱歩奖、直木奖、
推理作家协会奖三大奖的推理作家

东野圭吾

ひがしの けいご

充满悬疑动感的本格推理绝妙力作

还在督促自己每天进步一点吗？

还在坚持每天阅读的习惯吗？

还在为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书籍烦恼吗？

那～

你愿意与我成为书友吗？

国内外当下流行书籍

各图书销量排行榜书籍

大量工具书籍

使我们受益终生的书籍

.....

海量电子版、纸质版书籍及音频课程

还有贴心的“学习管家”服务哦！



微信: shuyou099

内容简介

《十一文字杀人》以女主人公第一人称形式，描写她的男友川津雅之被杀，并被弃尸在港口。女主人公决定追查凶杀真相，但凶险步步逼近她，而她查访过的人连接被杀，而且他们死之前都收到一张白纸，写有“来自于无人岛的满满杀意”十一个字。女主人公以这张纸条入手，探根寻源，拨开重重迷雾，协助警方抓到了凶手，查明了事件的真相。

独白 一

信写到最后，我微微感到一阵晕眩。

这是一封只写了一行的没用的信，但一切就是从这行字开始的。

而且无法回头了。

我没花多久时间，就做好了决定。

总之，就是要不要执行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当然，这个决定势必会和其他人的意见不同吧！他们被“正当”这两个字所拘束，然后提出了第三条路。

更何况——人们这么说——更何况人类是一种软弱的生物。

这是大众的普遍说法，但并不实在。

不过是一些让人听了猛打哈欠的无聊意见罢了，内容只有谎言和逃避。像那种意见，不论相互交流过多少次，还是什么结论都得不到，更别说是动摇我的心了。

现在，我的心被深深的憎恨所支配着。我无法舍弃这份憎恨，也无法带着它继续活下去。

只有执行一途。然后，我要再次问问“他们”，真正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不——

“他们”应该不会告诉我吧！因为我早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真正的答案了。

想到这里，我心里的憎恨，便如同熊熊烈火般燃烧了起来。

“来自于无人岛的满满杀意”——只有这样，而这就代表了全部。

第一章 刑警来的那一天

1

2

3

4

5

6

1

“我被盯上了。”

他将装了波本酒的玻璃杯倾斜着，杯中的冰块发出喀拉喀拉的声音，在波本酒里舞动着。

“被盯上？”

我懒洋洋地应声道，只觉得他在开玩笑。

“被盯上……是指什么？”

“命。”

他回答。

“好像有人想杀了我。”

我还是笑着。

“干嘛要你的命呢？”

“唉……”

他稍微沉默了一下以后，再度开口说道：“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他的声音听起来过分沉重，害我也跟着笑不出来了。我盯着他的侧脸看了一会儿后，转头望向吧台后酒保的脸，然后再将视线移回我的双手。

“不知道，但是有这感觉是吗？”

“不只是感觉，”他说：“是真的被盯上了。”

接着他又向酒保要了杯波本酒。

环顾四周，确定没有人在注意我们俩后，我喊了他一声：“呐，能不能说详细一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他一口喝干波本酒，燃起一支烟，“被人盯上了呀！就只是这样。”

然后他压低声音说了声“这下糟糕了”。

“原本我是不想说的，不过还是忍不住讲了出来。我想大概是早上那件事的关系吧！”

“早上那件事？”

“没什么啦！”他说完，摇了摇头，“总之，这不是你该知道的事。”

我盯着自己手里的玻璃杯。

“因为就算我知道了，事情还是无法解决？”

“不只是那样，”他说：“这只会造成你无谓的担心啊！而且就我而言，也不会因为跟你说了这些事，心中的不安就因而减少。”

对于他的话，我没有作任何反应，只是交叉了吧台下的双脚。

“嗯，总而言之就是你被某个人盯上了嘛？”

“没错。”

“但是不知道对方是谁吗？”

“真是奇妙的问题呀！”

这是今天他进酒吧以来，第一次露出微笑。白色的烟雾从他齿间飘出来。

“一条小命被人盯上了，但是对方是谁，自己心里完全没有底，真有人能这么断言吗？要是你的话呢？”

“我的话，”我顿了顿，“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因为我觉得杀意和价值观是相同的。”

“我跟你同感。”他慢慢地点头。

“所以其实你心里有底吧？”

“不是我在自夸，不过大致上的来龙去脉，我是知道。”

“可是不能说出来。”

“总觉得如果从自己的嘴巴里说出来的话，好像会让这件事变成真的一样。”他接着说道：“我是很胆小的。”

然后，我们便沉默地喝着酒。喝累了之后就放下玻璃杯走出酒吧，然后漫步在细雨濛濛的路上。

我是很胆小的——这是在我记忆中，他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2

他——川津雅之，是透过朋友介绍而认识的。

这个朋友其实就是我的责任编辑，名叫萩尾冬子。冬子是个在某出版社工作将近十年的职业妇女。她像个英国妇人一样，总是穿着光鲜亮丽的套装，帅气地挺着胸膛走路。我从跨入这行起就和她结识，算算也差不多要三年了。她和我同年。

这个冬子在我面前没说稿子的事、反而先提起男人，是在大概两个月前的事了。我记得是宣布奄美大岛进入梅雨季节的那一天。

“我认识了一个很棒的男人呢！”她一脸认真地说：“自由作家川津雅之。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这么回答。连大部分同行的人，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更不可能晓得自由作家。

据冬子所言，好像是因为那个川津雅之准备出书，他在商谈细节的时候正巧和冬子同桌，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

“不但个子很高，还是个美男子呢！”

“是哦！”

这个冬子会说起男人的事，是非常罕见的。

“冬子推荐的男人啊，我还满想看看的呢！”

当我说完，冬子就笑了出来。

“嗯，下次吧！”

我没真的把这些话当一回事，她好像也是如此。就像是个随意提起的话题，很快就忘掉了。

不过在几个礼拜之后，我终究还是见到了川津雅之。他刚好也在我和冬子去的那间酒吧里面，跟一个在银座开个人画展的胖画家一

起。

川津雅之的确是个好看的男人。身高大概有一百八十多公分，配上晒得很均匀的肤色，十分引人注目。身上穿着的白色夹克，也非常适合他。在注意到冬子之后，他从吧台向我们微微招了手。

冬子轻松地和他闲聊，接着把我介绍给他。跟我原先想的一样，他并不知道我的名字。在听说我是推理作家后，也只是疑惑地点点头。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这样。

在那之后，我们在那间店里聊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会有那么多话题可以聊呢？而且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唯一知道的，就是聊天聊到最后，我和川津雅之两个人单独步出那间酒吧。两人接着踏入另外一家店，然后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内离开。虽然我已经有点醉意了，还是没让他送我回家。而他也没有坚持。

三天后，他打了通电话来约我出去吃饭。反正没有拒绝的理由，他是个不错的男人也是事实，我没什么犹豫就答应了。

“推理小说的魅力是什么呢？”

进了饭店的餐厅，点完餐，用桌上的白酒润了润喉之后，他问道。我想都没想，就机械性地摇了摇头。

“意思是你‘不知道’吗？”他问。

“要是知道的话，书就会卖得更好了。”我回答道：“你觉得呢？”

他一边搔着鼻翼一边说：“造假的魅力吧。发生在现实生活的事件中，有很多都没办法辨清黑白，好和坏的分界很模糊。所以就算我们可以提出疑问，也无法期待一个精准的结论，永远只能得到真相的冰山一角。而就这方面来说，小说却能全面完成。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建筑物，而推理小说则是这个建筑物当中凝聚最多功力的部分。”

“或许真的是这样吧！”我说：“你也曾经为了善与恶的分界而烦恼过吗？”

“这个啊，有哦！”

他微微扬起嘴角。看来真的有，我这么想。

“那有把它们写进文章里吗？”

“是有写过，”他回答道：“不过，没办法写进文章里的事情也很多。”

“为什么没办法写进文章里呢？”

“很多原因呀！”

他似乎有点不太高兴，不过很快地又恢复了温柔的表情，然后开始谈起绘画的事。

这天晚上，他来到我的房间。由于我的房间里还到处留着前夫的味道，连他都似乎有点吓了一跳。只是没过多久，他好像就习惯了。

“他是新闻记者，”我说起前夫的事，“他是个几乎不待在家里的人。到了最后呢，他也就找不到继续回到这个屋子来的意义了。”

“所以就没再回来了吗？”

“就是这样。”

川津雅之在前夫曾经拥抱过我的床上，比前夫更温柔地和我做爱。结束了之后，他用双手环绕着我的肩头，对我说：“下次要不要来我家呢？”

我们俩平均一个礼拜见一到两次面。大部分都是他来我家，我偶尔也会到他家去。他虽然单身而且没有结婚经验，但是他的房间却整洁到看不出来。我甚至还曾经想象过，是不是有人专门在替他打扫房间。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就被冬子知道了。她来找我拿稿子的时候，他正好也在，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辩解的必要。

“你爱他吗？”冬子在和我独处的时候主动问我。

“我很喜欢他哦！”我回答。

“结婚呢？”

“怎么可能！”

“是哦？”冬子有点放心地吐了口气，外型完美的嘴唇浮出一丝笑意。“把他介绍给你的人是我，看到你们感情很好，我当然也很高兴，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太投入。维持现在这个样子的交往形式，才是最正确的。”

“别担心，我至少也有过一次婚姻的教训呀！”我说道。

然后又过了两个月，我和川津雅之的关系依旧保持在和冬子约定好的那个程度。六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单独去旅行，我很庆幸他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结婚的只字片语。要是他真的说了，我不烦恼也就说不过去了。

不过回头想想，就算他提出结婚的要求也不奇怪。他三十四岁，正处于考虑到婚姻大事也理所当然的年龄。也就是说，他在和我交往的时候，也默默地希望我们的关系维持在一定的程度吧？

然而，现在思考这些事情，已经失去任何意义了。

在我们相识两个月之后，川津雅之在大海里断送了他的生命。

3

七月的某一天，刑警来到家里，告知我他的死讯。刑警比我平常在小说中所描写的更为普通，但是很有感觉——也可以说是更有说服力。

“他的尸体今早在东京湾漂浮时被人发现。拉上岸后，从身上的东西证明他就是川津雅之。”

一个年纪不到四十岁，感觉起来很强壮的矮个子刑警说道。还有一个年轻的刑警站在他旁边，不过这个刑警只是安静地站着而已。

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吞了一口口水。

“已经确认过身分了吗？”

“是的。”刑警点点头，“他的老家在静冈吧？我们从那里请了他妹妹来认尸，齿模和X光片也都对过了。”

接着刑警十分谨慎地说：就是川津雅之先生。

我还是无法说话。

“我们想要请教您一些问题。”刑警又开口说道。他们站在玄关，大门还开着。

我麻烦他们先到附近的咖啡厅稍等，于是刑警们点点头，静静离开了。我在他们走了之后，依旧待在玄关，呆呆地望着门外。没过多久，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把门关上，回到寝室更换外出服。当我站在穿衣镜前，想要擦点口红的时候，吓了一跳。

镜子反映着我疲倦异常的面容，似乎连做出一点表情都觉得吃力。

我将目光从镜子里的自己脸上移开，调整呼吸之后，再重新和镜子里的我四目交接。这次的我就变得有点不太一样了，我认同地点点

头。喜欢他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自己喜欢的人如果死掉了，会感到悲痛也是理所当然。

几分钟之后，我到了咖啡厅，和刑警面对面坐着。这是我时常光顾的店，有卖蛋糕。蛋糕很爽口，一点都不会过分甜腻。

“他是被杀害的。”刑警像是在宣布什么一般说道。不过，我并没有为此感到惊讶。这是预想中的答案。

“请问他是怎么被杀死的呢？”我问。

“用十分残忍的方式。”刑警皱起眉头。

“后脑勺被钝器重击后，被丢弃在港口边，。简直像是随手乱扔的垃圾一样。”

我的男朋友，像垃圾一样被人随手丢弃了。

刑警轻轻咳了一声后，我抬起头。“那致死原因就是颅内出血之类的吗？”

“不。”他说完，重新端详我的脸之后，再度开口说道：“现阶段还无法作出任何结论。后脑的地方是有被重击的痕迹，不过在解剖结果出来之前，没办法说什么。”

“这样吗？”也就是说，凶手有可能是用别的方法先把他杀死，再重击他的后脑勺一记之后才弃尸的吧！倘若真是如此，为什么凶手需要做到这种程度呢？

“接着想请问一下，”我大概一脸恍神的模样吧，所以刑警才会开口叫我，“您好像和川津先生相当亲近吗？”

我点点头，其实没有什么否认的理由。

“是情侣吗？”

“至少我是这么觉得。”

刑警问了我们相识的经过，我也照实回答。虽然怕造成冬子的困扰，但我最终还是说出了她的名字。

“您最后一次和川津先生交谈是什么时候呢？”

我想了一下，回答：“是前天晚上，他约我出去的。”在餐厅吃饭，然后到酒吧喝酒。

“你们聊了些什么呢？”

“很多……其中，我低下头，将视线焦点放在玻璃制的烟灰缸附近，”他曾经提到自己被盯上了。”

“被盯上？”

“嗯。”我把前天晚上他跟我说的话告诉刑警。很明显的，刑警在听完之后，眼睛散发出热切的光辉。

“这么说来，川津先生自己心里其实有底了吗？”

“可是没有办法断定。”他也没断言过自己真的知道什么。

“那么，您对这件事有什么头绪吗？”

我颌首说：“不清楚。”

之后，刑警开始向我询问他的交友关系和工作等等的事情。我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知道。

“那么请问您昨天的行踪是？”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的不在场证明。对方之所以没有提到详细的时间点，大概是因为正确的死亡时间还没有判定出来吧！不过就算有了精确的时间点，我的不在场证明对于厘清案情还是一点帮助也没有。

“昨天我整天都待在家里工作。”我回答道。

“如果您可以提出证明的话，我们在处理上来说会方便很多。”刑警盯着我看。

“对不起，”我摇摇头，“可能没有办法。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在这段时间之内，也没有人来访。”

“真是可惜。令人觉得可惜的事情还真是多呢！百忙之中占用您的时间，真是不好意思。”刑警说完便站了起来。

当天傍晚，冬子如我预期一般出现了。她的呼吸很急促，甚至让我以为她是狂奔过来的。我开着文字处理机，在一个字都还没键入之前，拿了一罐啤酒想要喝。在喝啤酒之前我先哭了一阵子，等到哭累了才开始喝酒。

“你听说了吗？”冬子看着我的脸说。

“刑警来过了。”我回答。她刚听到的时候好像有些惊讶，不过很快的又像是觉得理所当然一般默默地接受我的答案。

“你有什么线索吗？”

“线索是没有，不过我知道他被人盯上了。”

接着我告诉张口结舌的冬子前天我和川津雅之的对话内容。她听完以后，像之前的刑警一样遗憾万千地摇摇头。

“有什么你可以做的事吗？比方说跟警察讨论什么的。”

“我不知道。不过，既然他没有跑去告诉警察，想必一定也是有原因的吧！”

冬子又摇摇头。“那你也没有头绪吗？”

“是啊。因为……”我停顿一下，继续说：“因为关于他的事，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是吗？”冬子看起来似乎很失望，和早上的刑警露出了一样的表情。

“我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想着他的事，”我说：“但是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和我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都在自己身边划了一条界

线，以不互相侵犯彼此的领域为原则。而这次的事件，刚好发生在他的领域里面。”

你要喝吗？我问冬子，她点点头，我便走到厨房帮她拿啤酒。接着她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在他和你聊天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是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呢？”

“最近我们几乎没聊到什么啊！”

“应该还是会说些什么吧？难不成你们都是一见面就马上上床吗？”

“差不多是那样哦！”我这么说的同时，感觉自己的脸颊好像稍微抽动了一下。

4

两天后，他的家人替他举办了葬礼。我搭乘冬子驾驶的奥迪车，前往他位于静冈的老家。很意外的，高速公路的路况十分顺畅，所以从东京到他静冈的老家只花了两小时左右的时间。

他的老家是栋两层楼的木造建筑物。四周是围着竹篱笆的宽广庭院，主要用途是家庭菜园。

大门边有两位女性静静地站着。其中一个是一年过六十的银发老妇人，另外一个是一身材高挑纤细的年轻女性。我想那应该是他的母亲和妹妹吧。

来参加葬礼的人当中，有一半是他的亲戚，另一半则是他在工作上的伙伴。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从事出版工作的人和其他一般人的差异性。冬子在那些人之中发现了自己认识的人，于是走过去和他攀谈。那是个皮肤黝黑、小腹稍微突出的男人，听说是川津雅之的责任编辑。透过冬子的介绍，我才知道他姓田村。

“不过真是除了惊讶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感觉了啊！”田村一边摇着他肥胖的脸，一边这么说道。

“根据验尸结果，他是在尸体被发现的前一天晚上被杀害的。好像是毒杀哦！”

“毒？”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听说是农药的一种。被毒死了以后，好像还被榔头之类的东西重击了脑袋呢！”

“……”一种莫名的感觉浮上我的胸口。

“他那天晚上似乎去了一家平日经常光临的店里吃东西的样子，由当时吃的东西的消化状态看来似乎可以作出正确的推测，所以这个推测好像可信度非常高。啊！这些事情您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我不置可否，但是轻轻地点了点头，接着问道：“那推测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几点钟呢？”

“大约是十点到十二点左右，警方是这么说啦！不过其实啊，我那天有问他哦，说如果有时间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之类的。结果他拒绝了我，说是已经和别人先约好了。”

“这么说来，就是川津雅之和某个人约好要见面啰？”冬子说。

“好像是啊！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就应该穷追猛打地问出他要去赴谁的约了。”田村非常后悔地说道。

“这件事情，警察知道吗？”我问。

“当然啰！所以，他们现在好像也很积极地在寻找当时和川津雅之见面的人，不过听说现在还是毫无线索啊！”他说完以后，紧紧咬住下嘴唇。

当上香仪式结束，我正打算回去的时候，一个约莫超过二十五岁的女子走到田村身边和他打招呼。这个女人点点头之后，开口问道：“最近你没和川津先生碰面吗？”

“没错，因为从那次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一起合作了。川津先生应该也觉得自己跟我不太合吧！”

这个十分男性化的女人像个男人似的说道。不过，她和田村可能没有那么熟稔。在交换了这么两句话之后，她就对我们稍微点头示意，从我们面前走掉了。

“她是摄影师新里美由纪。”在她走远了之后，田村小声地告诉我。

“以前曾经和川津一起工作过呢！两人的足迹遍及日本各地，川津先生写纪行文，她则负责照相。应该在杂志上有连载哦！不过听说好像很快就停止了。”这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呢！他再补上这一句。

这让我又再次发现自己对于川津工作方面的事一无所知这个事实。搞不好从现在开始，我会渐渐知道有关他的一切也说不定，只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样章到此结束

需要完整版

扫下面二维码



或加微信：shuyou099

领取

独白 四

该来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是时候杀掉那个女人了。

当那个女人的尸体映入他们的瞳孔时，他们究竟会有什么反应呢？当他们知道，那个——乍看之下毫无关系的女人被杀的时候。

不——

无论谁都知道，那个女人并非毫无关联的人。不仅如此，若是那个女人不存在的话，这次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是时候杀掉那个女人了。

光是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感触，就会令我的身体颤抖不已。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到目前为止那些一直被我压抑的东西，让我全身的血液沸腾难耐。

不过，我的头脑是冷静的。

我知道我不能照着自己的欲望无穷尽地杀戮，一定要透过精心的策划才行。而且现在我的精神状态，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可靠。

没什么好迷惘的。

舒服的夜色染上我的心头。

第七章 关于那个奇妙的夜晚

1

2

1

从讨厌的噩梦中惊醒时，四周一片黑暗。

真的是个很讨厌的梦。有个类似黑色烟幕的东西不停地追着我跑，无论我跑到哪里，它都不放过。黑色烟幕有什么好恐怖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总之就是很可怕，吓得我流了一身冷汗。

而且连头也莫名其妙地痛起来了。

当我想要起床喝水的时候，发现隔壁的床位空荡荡的。

再仔细一看，床上放着冬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睡衣。我看向床脚，室内拖鞋取代了她的浅口便鞋，并排放在地上。

她也跟我一样做了讨厌的噩梦，所以跑去散步了吗？

我看看闹钟，现在时间是十一点过一些，没想到我并没有想象中睡得那么久。

走到洗脸台洗了把脸后，我换了一套衣服。总觉得睡不太着，而且我也挺在意冬子的。

出了房间之后，外头明亮得令我意外。而且还听到人的笑声从客厅传来，好像还有人没就寝。

走下楼梯之后，我看到山森社长和夫人、石仓以及旅馆主人在谈笑。他们的手上都拿着平底玻璃杯，中间的茶几上放着威士忌的酒瓶和冰桶。

冬子不在。

最先注意到我的是山森社长，他对我举起手。“睡不着吗？”

“是啊，睡着睡着就醒来了。”

“那么要不要加入我们呀？不过没有什么太高级的酒就是了。”

“不了，就别算我一份。对了，请问你们有看到萩尾小姐吗？”

“萩尾小姐？没有耶！”山森社长说完摇摇头，“我们也是在大概三十分钟之前才来这里的。”

“因为只有大哥一个人猛输呀！所以一直烦人地说什么在挽回面子之前绝不放我们走。”

用着轻佻口吻说话的人是石仓。虽然没什么好笑的，我还是一面陪着笑一面靠近他们。

“太太是什么时候过来这里的呢？”我看着夫人的方向问道。

“一样。”夫人回答，“把女儿送回房间之后，我就一直待在我丈夫他们身边。有什么问题吗？”

“不，没什么。”我往玄关望去，玻璃门紧紧地关着。

冬子到外头去了吗？

山森社长他们如果三十分钟前才在这里的话，冬子大概就是在十点到十点半之间从房间里离开的。

我走到玄关看了一下门锁的状况。玻璃门是从内侧上锁的。

“哦？你朋友要是出去了的话，那就得把锁打开才行呀！”名叫森口的肥胖旅馆主人来到我的身旁，然后打开了玻璃门的锁。

“请问一下，这个门是什么时候锁上的？”

“唔……在我们打完麻将的前几分钟，大概是十点十五分还是二十分的时候吧！其实本来应该是十点就要上锁的，我自己给忘了。”

他伸手指着贴在墙壁上的一张纸。原来如此，上面用奇异笔写着“晚上十点以后大门就会锁上，请注意”。

我有点介怀。

若是冬子真在晚上跑出去散步的话，就一定是在十点十五分之前。在那之后出去的话，冬子就得开了锁之后才能出去，然而现在眼前这扇门是锁着的，这有点说不通。

我看着挂在墙壁上的时钟，指针指着十一点十分。也就是说，她如果是在十点左右出去的话，到现在也已经外出将近一个小时了。

“那个……”我再度看着坐在沙发上谈笑的那群人，“真的没有人看到萩尾小姐吗？”

他们中断谈话，把视线全都集中到我身上来。

“没看到哦！怎么了吗？”发问的是石仓。

“她不在房间里。我在想她是不是去散步了，可是因为实在是花太多时间了，所以……”

“原来如此，那还真令人担心啊！”山森社长站了起来，“可能还是去找一下比较好。森口先生，可以跟您借一下手电筒吗？”

“那是没问题，可是要小心哦！外面黑漆漆的，而且走远一点还会碰到悬崖。”

“我知道啦——佑介，你也一起来。”

“那当然。麻烦也借我一支手电筒。”

“我也去。”我说。看着他们两个人认真的样子，更让我心中的不安增加了。

我们分成两组寻找冬子。由于石仓说他要沿着旅馆前面的车道找找看，所以我和山森社长就绕着旅馆周围寻找冬子的踪迹。

“为什么非得在这个时候离开旅馆不可呀？”山森社长说话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愤怒。他和我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都用着高人一等的方式说话。

“我不知道。明明我们是同时就寝的啊……”

“大概什么时候？”

“十点左右。”

“那可不行啊，太早了哦！平常过惯不规律生活的人，就算偶尔想要早点睡也是睡不着的。”

我什么也没回答，只管移动着脚步。现在不是反驳他的谬论的时候。

旅馆外面是个小小的森林，旁边环绕着简单铺设的步道。沿着那个步道往深处走，就会到达旅馆的后面。而在旅馆后面，就是刚才主人说的悬崖。眼底净是一片好像要把人吸进去的黑蓝色阴影，还听得到海浪在阴影里拍打的声音。

山森社长将手电筒照向悬崖下方。不过那种程度的亮光，果然还是没办法照到悬崖尽头。

“应该不可能吧……”他像是自言自语一般说道，我沉默以对，不愿意作答。

我们绕了旅馆一整圈之后又回到客厅看看状况，但是冬子还是没有回来。回来的只有沉着脸的石仓佑介一个人而已。

“人没有在这间房子里吗？”山森社长向旅馆主人森口问道。森口用毛巾擦拭着太阳穴上的汗水回答：“我整间房子都找过了，可是哪儿都没看到人。其他的先生、女士我也问过了，不过大家都不知道。”

金井三郎和志津子小姐他们也都聚集在客厅里了，目前不在这里的只有由美。

“没办法，我在这里再等一下好了。请各位去休息吧！等到天亮了，我们再去找一次。”山森社长对着所有的人说。

“直接通知警察不是比较好吗？交给他们处理比较实在。”小心翼翼地說出這句話的人，是竹本正彥。

不过山森社长当下就摇了摇头。“这座岛上没有警察局，有的只有派出所。而且真正有权管辖的也是警察总局，所以就算现在报警，也要到明天早上他们才会派直升机飞过来。在判断这是真正的事件之前，我想警方是绝对不会理睬我们的。”

“目前只能等了吗？”石仓一边敲打着自己的脖子，一边问道。

“总之大家请先去休息。因为如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话，明天我们还是会按照原本预定的行程，在一大早出发的。”

大家听完山森社长的话之后，一个接着一个开始回房了。然而每个人的脸上都清楚地写着——都已经变成这样了，怎么可能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我要留下来。”由于山森社长看起来好像有意把我赶回二楼，所以我直截了当地说：“倒是山森社长，您应该先去睡觉吧！明天不是还要开船吗？”

“我哪能睡觉啊？”他这么说完之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2

最后留下来是山森社长、我以及旅馆主人森口。

我躺在沙发上等着。有时候睡魔会突然袭来，意识也会跟着离我远去。可是在下一个瞬间，我又会突然醒过来。当我想要稍微小睡片刻的时候，又会被很讨厌的噩梦给弄醒。我只能说是很讨厌的梦，因为实际的内容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时间就在这样的状态下过去，外面一点一点白了起来。等到客厅的时钟指针指到五点的时候，我们又出去了。

“冬子！——冬子！——”站在朝霞之中，我一边喊着她的名字，一边前进。四周完全被寂静给吞噬，我的声音就像是对着古井喊叫一般弹了回来，不停地空转。

我感觉到不安开始侵袭胃部了。脉搏变快，让我反胃了好几次。而且头还是一样痛。

“到旅馆后面看看吧！”山森社长说。旅馆的后面就是那个悬崖，我听出了他的意图之后，曾在瞬间停下了脚步，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去面对。

太阳开始快速升起，晨间的雾气散去，视野渐渐地开阔起来。此时连树木的根都可以清楚看见，而我的不安也随之急速攀升。

昨天晚上看不太清楚，原来悬崖的边缘有用铁链和木桩做成栅栏围起来。不过那也不是什么多有保障的东西，轻轻松松就可以跨过了。

山森社长跨过栅栏，脚步谨慎地靠近悬崖边。海浪的声音传了上来。我暗自期望他能够毫无反应地回来。

他什么话也没说便往悬崖下方看去，不一会儿之后面无表情地回到我身边，然后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用毫无抑扬顿挫的声音说：“先回去吧！”

“回去……山森社长……”我看着他脸。

他抓着我的肩头的手又施了一点力气。“回去！”一个阴暗而沉重的声音说道。

同时，某种东西突然激烈地在我心头流窜。“在悬崖下面有什么……冬子在下面对吧？”

他没有回答，直盯着我的眼睛看。就算回答了也是一样。我从他的手里逃开，跑向悬崖。

“不要去！”

我将他的声音远远抛在背后，爬过栅栏往下看。蓝色的海洋，白色的浪花，黑色的岩壁——这些东西皆在瞬间映入眼帘。

以及倒卧着的冬子。

冬子贴在岩石上，看起来就像是一片小小的花瓣。身体一动也不动，任凭海风吹拂。

我的意识好像被大海吸走了。

“危险！”有人撑住了我的身体。海和天空翻了一圈，我的脚下也失去了重量……

第八章 孤岛杀人事件

[1](#)

[2](#)

[3](#)

[4](#)

[5](#)

[6](#)

1

睁开眼睛之后，我看到了白色的天花板。

奇怪？我的房间是长这个样子吗？当我正纳闷着的时候，我的记忆才一点一点恢复过来。

“不好意思，她好像醒来了。”

头上方传来说话的声音。我一看，发现志津子小姐站在窗户旁边。窗户是开着的，白色的蕾丝窗帘随风飘动。

“我想让空气流通一下会比较好。需要把窗户关起来吗？”

“不用，这样子就可以了。”我发出的声音真是沙哑至极，感觉好惨。

“我好像昏过去了？所以才会被抬到这里来吧？”

“嗯……”志津子小姐微微点头。

“冬子她……死了吧？”

“……”她低下头来。

问了这么理所当然的问题，我对她感到抱歉。我也充分了解，那并不是一个梦境了。

眼眶热了起来，我故意假装咳嗽，用双手遮住了脸。

“其他人呢？”

“在楼下的客厅里。”

“……他们在做些什么呢？”

“……”志津子小姐好像有点难以启齿一般垂下眼睛，小声地回答道：“好像在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样子。”

“警察呢？”

“派出所那边派了两个人去勘查情况。东京方面也有派人过来，不过好像还要再过一阵子才会到。”

“这样吗？那我也差不多该过去了。”

当我直起身体的时候，头又开始痛了起来，身体也跟着摇摇晃晃。志津子发觉我的情况之后，赶紧上前扶着我。“您还可以吗？我想还是不要勉强自己比较好。”

“嗯，没关系。因为我以前没有昏倒过，所以只是身体还没习惯而已。”

没问题，我又说了一次，接着下了床。我感觉脚底好像没踏在地上似的，不过现在可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进了浴室之后，我先用冷水洗把脸。镜子里自己的脸庞看起来活像是又老了一轮，肌肤毫无生气，眼眶凹陷。

我把手伸向洗脸台想要刷牙的时候，碰到了冬子的牙刷——那支不知道看过几次的白色牙刷。她对牙齿的保健特别介意，所以从来不使用其他牌子的牙刷。

我从那支牙刷联想到冬子洁白的牙齿，接着在脑海中描绘了她的笑容。

冬子——

我就这么紧紧抓住她的遗物，在洗脸台前跪倒在地，体内的热气翻腾着。

然后，我哭了。

2

走下楼梯，全部的人都在一瞬间对我行注目礼，然后在下一个瞬间，几乎所有人都别开了目光。唯一没有挪开视线的，只有山森社长和由美两人而已。由美应该是因为听到脚步声才将头转向我这边，但是并不知道走过来的人是我。

“还好吗？”山森社长向我走了过来。我点了点头，不过看起来应该非常不明显吧！

石仓佑介起身，让出沙发上的位子给我。我对他说了声“谢谢”之后坐下，这时，沉重的疲劳感再度袭来。

“后来……怎么样了呢？”由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刻意看着别的地方，所以我只好无奈地问山森社长。

“森口先生现在正带着派出所的人到现场去。”用低沉苦涩的声音回答的他，总是很镇定。

“我们的游艇一定是被人诅咒了啦！”石仓的声音里参杂着叹息，“去年已经碰到那样子的事故了，这次又是摔下悬崖的意外。我不是在开玩笑，不过看来有驱邪的必要哦！”

“意外？”我重复了一次，“你是说冬子从悬崖坠落是意外吗？”

我又再一次被大家的脸孔给包围了。只不过我感觉到这次的视线和刚才好像不太一样。

“你觉得不是意外吗？”

对于山森社长向我丢过来的问题，我明确地点点头，这个动作里包含了“这不是废话吗”的心情。

“这可是重要的意见哦！”他用更清楚的声音说：“不是意外的话，就是自杀或他杀了。你当然不会觉得是自杀吧？”

“没错，当然不会。”

我回答完之后，山森夫人马上摇摇头说道：“说什么蠢话。他杀是什么意思？你们该不会要说犯人是我们这些人里面的其中一个吧？”

“嗯，如果真是他杀的话，当然犯人就只能从我们这些人中找了吧！”山森社长的脸上带着冷静到令人畏惧的表情说：“现在就断言那是一起意外，可能的确是言之过早。而且听说在摔死的状况下，要辨别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啊，我万万没想到你会说得好像犯人就在我们这些人当中一样！”山森夫人歇斯底里地说道。涂着红色口红的嘴唇，像是自己有生命一样地蠕动着。

“可以请您说明一下，为什么您会觉得是他杀吗？”用着不输给山森社长的冷静口气说话的人是村山则子。她看起来完全没有因为突然发生的状况而显得狼狈，脸上的妆容也完美得令人无话可说。

“我之所以认为不是单纯意外的理由，是觉得就意外来看的话，疑点未免也太多了。在这些疑点尚未厘清之前，我是没办法接受意外事故这种说法的。”

“什么样的疑问？”山森社长问道。

“第一，因为悬崖边缘围着栅栏。她有什么必要，非得跨过栅栏站到悬崖边去吗？”

“说不定是有什么她自己的理由啊！”回答的是石仓，“她可能想要看清楚悬崖下面吧！”

“那个时间的悬崖下方应该是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到的。还是你的意思是说，她有什么特别想看的东西吗？”

“那……”他话说到一半，便闭上嘴巴。

我继续说道：“疑问之二就是她离开旅馆这件事情本身。在玄关的地方不是贴着十点以后就会锁门的告示吗？假设她有看到那张告示

的话，我想她就绝对不会跑出去散什么步了，因为搞不好会被反锁在外面。”

“所以，”山森社长开口，“她就是没有看到贴在玄关的那张纸嘛！因为没看到，才会离开旅馆。”

“山森社长会这么想，恐怕是因为你不了解她的个性。只要是在深夜外出，她一定会特别确认这些事情的。”

“您这话听起来有点偏颇。”村山则子用着拼命压抑情感的声音说：“不过就算您上述的两点都正确，也不能说萩尾小姐没有离开旅馆吧？如果那位小姐出去散步的时候还不到十点的话，说不定她是觉得只要在锁门之前回来就好了呀！”

“没有，情况好像不是那样哦！”代替我回答的是山森社长。他对着自己的秘书说：“我问过了，萩尾小姐上床睡觉的时间好像是十点整。然后可能是在中途突然起来还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了房间，所以离开旅馆一定是十点以后的事了——对吧？”

“正如你所言。”我回答。

“可是那位小姐离开旅馆是事实吧？她可是在旅馆外面死掉的哦！”夫人的口气里隐含着刻薄的味道。我紧紧盯着夫人的脸。

“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觉得她是依照自己的意愿离开旅馆的。很有可能是受了某个人的邀约之后，她才出去的。把例子举得极端一点来说的话，她也有可能是在旅馆内被杀害之后，才被丢到悬崖下弃尸的啊！”

夫人说了句“怎么可能”之后，别开了脸。

“原来如此，你的说法的确也有道理。这么一来再怎么谈论，恐怕也没办法知道真相吧！”山森社长为了化解大家针锋相对的尴尬气氛，环视所有的人之后说：“那就请在场的各位说明一下自己昨天晚上的行踪，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这样的话，应该会稍微离真相近一点吧？”

“就是不在场证明嘛！”石仓的眉间浮上些微的不悦，“感觉还真是不太好。”

“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想迟早都是得面对的啊！等到从东京来的调查人员抵达之后，他们一定也会先问我们昨天晚上做了什么。”

“要当做那个时候的预言吗？”石仓嘟了嘟下唇，耸了耸肩。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山森社长的目光慢慢地扫过每个人的脸庞。大家一边观察着别人的反应，一边非常消极地表示同意。

我就这样开始确认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了。

3

“我想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一直都在地下室的麻将间里。”第一个发言的是山森社长。我看大概是因为他有百分之百的自信吧！

“当然像跑跑洗手间这种事是免不了的啦！就时间上来说的话，大概是两到三分钟左右——这也不是足够做什么坏事的时间。还有就是小弟也一直跟我在一起。不过说到一起的话，森口先生和主厨也是哦！换句话说，就是有人证可以证明我说的话。”

石仓对着他的话猛点头，好像很满意似的。

“麻将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呢？”我问完之后，山森社长马上就回答了。“十点半左右，就像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一样。打完麻将之后，大家就在这里闲聊，聊到十一点左右，你就下楼来了。”

“不用说，我也是。”石仓脸上浮现相当乐观的表情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山森社长接着对着自己妻子说道：“接下来换你说。”

夫人看起来非常不服气，不过她还是一句抱怨都没说，转过来面对着我。

“从吃完饭到快要十点的这段时间，我都和由美在这里。后来带由美回房间，让她在床上躺好之后，我折回去看看丈夫他们，然后就一直和丈夫他们待在一起了。”

“内人回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刚好是十点整。”山森社长对我说，这正好是我接下来想问的问题。“这点你可以向森口先生他们确认。”

我点点头，就顺序来看，下一个是坐在夫人旁边的由美，于是我把视线移到她身上。

“由美就不用了吧！”山森社长注意到我的视线之后说：“你觉得小女能做什么吗？”

他说得确实有道理。所以我再把目光移到金井三郎身上。

“我吃完饭以后，玩了一下射飞镖。”他开口说：“当时萩尾小姐在隔壁玩弹珠台，村山小姐和竹本先生也在旁边打撞球。”

“他说得没错。”村山则子插嘴道，竹本正彦也点了点头。

“射完飞镖之后，我都在跟太太和由美说话，直到九点半左右都还在这里。后来我就回到房间去冲澡，冲完澡之后因为想要到外面吹吹风，所以我就爬到顶楼去了。那个时候，村山小姐和竹本先生也已经先在顶楼了。”

“那个时候大概是几点呢？”

“我想应该还没到十点。”

“嗯，是的。”村山则子又从旁插嘴，“还没有到十点。因为后来志津子小姐也马上就出现了，她抵达的时间正好是十点左右。”

“请等一下。”我看着金井三郎的脸，“你不是跟志津子小姐出去散步了吗？”

“散步？”他不解地皱着眉头，“没有啊！我并没有离开旅馆。”

“可是，”这次我把目光移到志津子小姐身上，“九点四十分左右，志津子小姐应该有离开旅馆吧？我还以为你一定是跟金井先生一起出去的。”

志津子小姐露出呆呆的表情。可能她对于我知道她出门一事感到相当意外吧！

“冬子刚好在那个时候看到你了。”

她过了一会儿才对我的说明点点头。“那应该是我去找散步道的时候。”志津子小姐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说：“因为太太问我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小姐走的步道，所以我就去找了。”

“志津子说得没错。”夫人说：“因为虫鸣声很悦耳，所以我要让由美出去散散步。志津子小姐是去帮我确认环境的安危。不过外面太暗了，不太安全，所以我们才打消念头的。”

“志津子小姐大概出去了多久呢？”我问道。

“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她回答：“之后我就和太太一起送大小姐回房间，然后才上去顶楼的。那个……因为金井先生说洗完澡之后会上去顶楼，所以……”

志津子小姐的话说到后面的时候有点动摇，那大概是因为她和金井三郎的关系被迫在众人面前公开的缘故吧！

“说到这里，我想您应该已经了解事情大概的状况了吧？”村山则子用着自信满满的口吻说：“我和竹本先生在打撞球。打完撞球的时间大概是金井先生回房间的前几分钟，也就是九点半之前。然后我就和竹本先生去顶楼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聊了一下之后，金井先生和春村小姐就来了。”

我带着确认的表情望向竹本正彦的脸。他像是在说“没有错”似的，朝着我点了点头。

“好啦，这么一来，大家的行动就很清楚了吧！”山森社长一面摩擦双手，一面环视着众人，“看来每个人都各自度过了自己的夜晚。只不过目前唯一知道的，就是大家在十点之后都有不在场证明。然而萩尾小姐离开房间却是十点以后的事了，所以在场没有人能够跟她有所接触。”

石仓在一瞬间垮下脸来，夫人则是好像赢了什么东西似的，挺着胸膛高傲地看着我。

我将双手交叉胸前，低下目光看着自己的脚边。

不可能——

有人说谎。冬子在三更半夜跑到悬崖边失足坠落？这实在是教我难以相信。

“你好像不太能接受呀！”夫人的声音响起，听起来混杂着些微的嘲讽意味，“如果你怎么都不肯接受的话，那可以对我们说明一下吗？为什么非得杀掉那位小姐不可呢？动机？在这种时候是用这个词吧！”

动机——

虽然我很不甘心，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非得杀掉她不可呢？难道她被卷入了什么突发事件中吗？……被卷入？……

对了！我在心里拍了一下手。她会在半夜离开房间，是不是因为和某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关呢？比如说像是……她看到了什么，然后被看到的那个人拼死也要堵住她的嘴巴——

“怎么了？快点说说动机是什么呀你！”夫人的用字遣词依旧尖锐，我则保持沉默。

“不要这样。”山森社长说：“最亲近的朋友突然死掉了的话，任谁都会疑心病很重的。既然大家的不在场证明都有人证相佐，嫌疑也解除了，这样就够了吧！”

嫌疑解除？

说什么鬼话！我在心里想道，嫌疑什么的，根本一个都没解开。对我来说全部的人都是敌人。在我没看到的地方说有什么人证相佐、什么不在场证明，在我看来一点意义也没有。

我还是低着头，用力地咬着牙。

4

过了一会儿，旅馆主人和派出所的巡警回来了。巡警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看起来人很好，而且很明显地对这起突发事件感到不安。看到我们之后也是一句话都没问，只窸窸窣窣地和旅馆主人低声说话。

从东京来的调查人员也在他们回来之后没多久就抵达了。来的是一个胖子和一个瘦皮猴，两人都是刑警。他们在客厅问了我们事情发生的大概情形之后，先把我单独叫进了餐厅。

“这么说来，”胖子刑警用自动铅笔搔搔头，“当你们上床睡觉的时候，萩尾小姐没有什么异状啰？至少在你看来是这样嘛！”

“是的。”

嗯，刑警露出一副陷入沉思的表情。

“这是你第一次和萩尾小姐一起出门旅游吗？”

“不，过去我们曾经为了取材，一起出去旅行过两、三次。”

“那个时候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吗？就是萩尾小姐因为半夜睡不着而跑到外面去过吗？”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换句话说，当萩尾小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个会乖乖睡觉的人啰？”

“呃，算是这样。”

“这样啊……”刑警抠抠长出胡子的下颚，看来他还没有时间刮胡子吧！“这次的旅游也是你邀请她的吗？”

“是的。”

“如果说是取材之旅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工作的其中一环呀！那萩尾小姐很享受这次的旅游吗？”

好个奇妙的问题。我歪了歪头之后回答道：“因为她是个习惯到处跑的人，所以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吧！不过我想她应该还是照着她自己的方式去开心玩了。”

这虽然不是什么明确的回答，但是我也没办法。

“你和萩尾小姐私底下的交情怎么样呢？感情很好吗？”

“嗯。”我清楚地点了一下头，“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

胖子刑警把嘴巴圈成一个圆形，像是在说“哦”，只是没有发出声音。接着他瞥了旁边的瘦皮猴刑警一眼，再把目光转回我脸上。

“在这次旅游之前，萩尾小姐有没有找你谈什么事呢？”

“谈什么事？您是说哪方面的？”

“不是啦！就是说她有没有跟你谈什么个人的烦恼啊之类的事。”

“啊……”我终于看出刑警的意图了，“您是认为冬子是自杀的吗？”

“没有，我没这么判定。因为我们的职责就是探究所有的可能性嘛——那么，怎么样？她有找你谈过类似的事吗？”

“完全没有，而且她那个人根本没有什么烦恼可言，她的工作和私生活都非常充实。”

我说完之后，刑警抓抓头，嘴唇扭成奇怪的形状。我觉得他在苦笑，只不过在我面前拼命地忍了下来。

“我知道了。最后想再跟你确认一下，你说你和萩尾小姐就寝的时间是十点左右？”

“是的。”

“你醒过来的时候是十一点？”

“是的。”

“在这段时间之内你都处于熟睡状态，完全没有醒来吗？”

“嗯……为什么要问这些事情呢？”

“没有啦。没什么为什么，只是啊，在那段时间睡觉的人只有你一个，所以……”

“……”我不明白刑警这番话的意思，于是一瞬间语塞。不过我马上就恍然大悟了。

“你在怀疑我吗？”

我说完之后，刑警像是受了什么惊吓似的急忙挥着手。

“我没有在怀疑你啦！还是……你有什么该被怀疑的理由吗？”

“……”这次的沉默是因为我完全不想回答。我瞪着刑警的脸，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问完了吗？”

“啊，问完了。谢谢你的配合。”

我留下还没说完话的刑警，走出了餐厅。大概是因为生气的关系吧！我心里的悲伤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之后，另外两个不同的调查人员来到我们的房间，说要确认冬子的行李。虽然他们对于自己的目的声也没吭，不过我在观察他们的样子以后，发现他们好像在期待能够搜出遗书来。

当然，这两个人没有找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脸上露出非常明显的失望神色。

还没多久，胖子刑警也出现了，这次是说要我来帮忙确认。不用说，就是确定冬子的遗物。

“可以请教您一下刚才我忘了问的事情吗？”在前往餐厅的途中，我对胖子刑警说。

“可以呀！你想问什么？”

“第一个是死因。”我说：“冬子的死因是什么？”

刑警思考了一下子之后回答：“简单说来是全身剧烈撞击。那是岩壁对吧？所以完全没有缓冲的地方。不过死者的后脑勺上有一个很大的凹陷，我想那就是致命伤。可能是当场死亡。”

“没有任何打斗的迹象吗？”

“目前还在调查，不过应该是很明显的打斗迹象。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不，暂时没有了。”

“那接下来就要麻烦你协助我们了。”

刑警推着我的背，于是我再次进入了餐厅，看见瘦皮猴刑警站在一张桌子旁边。那张桌子上放着很眼熟的皮夹和手帕。

“这应该是萩尾小姐的东西吧？”胖子刑警开口问我。

我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拿起来检查，是她的东西没有错。空气中飘荡着她最后擦的香水味，让我的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

“确认一下皮夹里面的东西吧！”

胖子刑警从冬子最喜欢的Celine皮夹里掏出装在里面的东西：提款卡、信用卡，以及现金六万四千四百二十日元——我无力地摇摇头。

“我没有办法判断皮夹里面装的东西有没有异状。”

“嗯，这也是啦！”刑警将卡片和现金放回皮夹里。

走出餐厅之后，我去了客厅，发现山森社长和村山则子坐在沙发上说话。看到我之后，山森社长举起一只手，村山则子则没让我看见她的反应。

“看来今天要回东京是不太可能了。”山森社长的表情看起来相当疲惫。他前面的烟灰缸里有大量的烟屁股，堆成了像梦幻岛一样的形状。

“那是明天早上才要回去吗？”我问。

“嗯，可能会是那样吧！”这么说完之后，他又把香烟放进了嘴里。

原本打算就这么直接上去二楼的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之后便折返了。昨晚让我的好朋友疯狂沉迷的弹珠台，静悄悄地放在客厅的一隅。

正面的面板上画着一个穿着低胸洋装的女人手拿着麦克风载歌载舞的图像，女人的旁边有个戴着礼貌的中年男子，那个男人的胸口处是显示得分的。三万七千五百八十分——这大概是冬子最后的分数吧？

最后？

某个东西用力地敲打着我的胸口。

——打完弹珠啦？

——嗯，没办法，零钱都用光光了。

冬子的遗物——提款卡、信用卡、六万四千四百二十日元。

……四百二十日元？

这不是零钱吗？我想。那为什么那时她会那么说呢？因为没有零钱了，所以不能再继续玩……

是不是有其他的理由出现，让冬子不得不停止弹珠游戏呢？而那个理由是不能让我知道的吗？——

再度看到所有参加游艇旅行的人，是比昨天提早了很多的晚餐时分。昨晚的菜单是以豪华新鲜的生鱼片为主，然而今天的餐点却让人直接联想到家庭餐馆——肉排、生菜沙拉、汤，以及盛装在盘子里的白饭。看来冷冻食品和罐头全都出动了。

要是用餐气氛热闹一点的话，其实这样子的菜色还是会让人吃得很开心的。可是在座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开口说话，唯一听到的就是刀叉碰撞餐盘的声音，让餐厅里的空气更显沉重，活像是在接受什么严刑拷问似的。

我留下吃剩的半块肉排和超过三分之二的白饭在餐桌上，便起身离席，往客厅走去。旅馆主人森口一脸倦容在那儿看着报纸。

森口注意到我之后放下报纸，用左手揉着右边的肩膀。

“今天真的是让人累坏了。”旅馆主人说。

“是呀！”

“我也被警察告诫了一大堆事情哦！什么旅馆周围的灯光太暗了啦，还有悬崖那边的栅栏不够安全的。他们可是彻底地让我清楚知道‘等事情发生就太迟了’这个道理呢！”

我完全找不到任何一句可以安慰他的话，只好保持沉默，走到他对面坐了下来。

“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接话的关系，他就变成在自言自语一样说：“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就不该打什么麻将了。”

“森口先生昨天晚上除了离开座位去替玄关上锁之外，就一直待在地下室的麻将间吗？”

面对我的提问，他像是虚脱一般点了点头。“其实我几乎不会这样的，昨天真的拖太久了。只要是山森先生主动邀约的牌局，可是很

难拒绝的呢！”

“您的意思是说，是山森社长主动说要打麻将的吗？”

“嗯，所以我才会也找了主厨呀！”

“这样啊……”有点奇怪，我想。虽然说真要怀疑起来就会没完没了，不过利用森口当做不在场证明的证人这点，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么您就是一都和山森社长他们在一起啰？”

“是的，连打完麻将之后，我们也是一起待在这个客厅里。这个过程你也确实看到了吧？”

“是的。”如果森口说的都是真话，那么要去怀疑山森社长果然还是说不过去。我向森口点头答礼之后，起身离开了客厅。

回到房间之后，我坐在书桌前，开始整理所有人昨天晚上的行动。冬子绝对不是意外死亡，也不是自杀，所以我只能从“某个人说了谎”这点切入了。

整理以后的结果如下。

山森卓也、石仓佑介、森口和主厨——饭后一直待在麻将间。只有森口一个人在十点十五分的时候为了锁门而离席。十点半，全员都到了客厅。

山森夫人、由美——十点以前都在客厅。之后回房间，由美一个人单独就寝之后，夫人去了麻将间，和山森社长他们碰头，时间是十点左右。

竹本正彦、村山则子——离九点半前几分钟的时候都在客厅。之后上了顶楼。

金井三郎——九点半左右以前在客厅。接着回到房间冲了澡之后去顶楼。这大概是十点前几分钟，然后他和竹本、村山会合。

春村志津子——九点四十分以前在客厅。受夫人之托到外面观察路况，回来之后和夫人一起带着由美回房间，自己一个人上了顶楼。那个时候好像刚好是十点左右，和竹本、村山、金井一行人碰头。

奇怪。

重新审视这个结果之后，我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所有人都像是事前说好了似的，十点一到就全都聚在一起。聚集的地点分为两个，一个是麻将间，另一个是顶楼。

而且不管哪一边，都有最适合证明不在场证明真伪的第三者混在里面。麻将间那边是森口和主厨，顶楼那边则是竹本正彦。

我无法将这个状况视为巧合。在我看来，这一切必定是某种精心策划的诡计所显示出的结果。

问题就是这里头究竟藏了什么样的诡计。

然而身为一个推理小说作家，我却对于这个诡计毫无头绪。

冬子，帮帮我吧——

我对着空无一人的床铺喃喃低语着。

6

隔天一大早，我们从Y岛出发了。和来的时候一样，是个相当适合游艇出游、风平浪静的好天气。

不同的是大家的表情和船行进的速度。山森社长很明显地在着急，感觉好像驾着船全心全意地朝着东京驶去似的。我只觉得这是他想要尽早远离Y岛的表现。

乘客们全都沉默着。

在来的时候被途中景色深深吸引的人，也全都待在客厅里，几乎没有出来过。倒是竹本正彦的身影偶尔还会出现，只不过那张脸上同样写满了忧郁。

我坐在游艇后方的甲板上，继续思考着昨晚的诡计问题。灵感依旧还没出现，而且好像也没有要出现的样子。

“小心一点哦！”背后传来一阵说话声，我回头一看，发现山森夫人牵着由美的手上来了。由美头上戴着一顶帽缘很宽的草帽。

“怎么了？”山森社长从驾驶室里对两个人说。

“由美说想听听海浪的声音，所以……”夫人回答道。

“哦！不错嘛，如果坐在椅子上的话就很安全啦！”

“我也是这么觉得，可是……”

“看她高兴怎么样就依着她吧！”

可是夫人好像还是犹豫了一下，最后她让由美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虽然夫人什么话都没说，不过她大概觉得如果有我在旁边的话，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吧！当然我自己也打算小心一点。

“那不要随便站起来哦！身体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告诉爸爸。”

“是的，妈妈。但是我没问题的啦！”

可能是女儿的回答让她稍微安心了吧！夫人什么也没说就下去了。

短暂的时间，我们两人都一直沉默着。我本来还在想由美是不是不知道我在他旁边，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证据就是她主动开口对我说话了。

“你喜欢海吗？”

霎时，我还无法领会这个问题是向着我来的。可是周围除了我之外应该也没有别的人了，于是我迟了一会儿之后回答道：“嗯，喜欢。”

“海很漂亮吧？”

“是呀！”我说：“虽然有人说日本的海很脏，不过还是很漂亮哦！但还是要看当下的心情啦！也有很多时候会觉得很恐怖。”

“恐怖？”

“没错。比方说去年的意外发生的时候，你也曾经觉得很恐怖吧？”

“……嗯。”

她低下头，双手的指尖交叉。我们之间的对话在此暂停了一会儿。

“那个……”她的嘴巴又不太顺畅地动了，“萩尾小姐……好可怜哦！”

我看着她苍白的侧脸。因为我总感觉到从她嘴里吐出这样子的台词，有点不太自然。

“由美，”我一边注意着山森社长的方向，一边小声对她说：“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呢？”

“咦……”

“对吧？”

短暂的沉默。接着她做了一次缓慢的深呼吸。“我不知道要跟谁说才好……而且也没有人来问我。”

原来如此，我暗自咒骂自己的愚蠢。我果然还是应该来问问看这个看不见的少女才对。

“你知道什么对吧？”我问道。

“不是，应该还算不上是知道什么。”少女就算一边在说，一边还是好像在犹豫什么似的。我莫名地觉得自己似乎能够了解她的心情。

“没关系，不管你说了什么我都不会大惊小怪，也不会说是你告诉我的。”

由美轻轻地点了头，表情看起来稍微安心了一点。

“真的……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她像是要再次确认一般说：“只不过是记得的事情跟大家说的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有些在意。”

“我想听听看。”我向她靠近。余光瞥向山森社长那边，不过他依旧沉默地掌着舵。

“其实是……志津子离开旅馆之后的事。”

“等一下，你说的志津子小姐离开旅馆的时候，就是她去勘察你能不能在那个步道散步的时候吗？”

“是的。”

“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嗯……在那之后。门开了两次。”

“两次？门？”

“玄关的门。虽然几乎没有发出声音，可是因为风有吹进来，所以我知道。就是两次没错。”

“暂停一下。”我拼了命地整理脑袋里面装的东西。我不太懂她话里的意思，“这个意思是，除了志津子小姐出去那次之外，门还开了两次吗？”

“是的。”

“那在这两次之中，有一次是志津子小姐回来的时候吗？”

“不是的。志津子小姐出去之后，玄关的门开了两次，之后志津子小姐才回来的。”

“……”这么一来，就有两条线可以想。一是某个人出去又回来了，二是有两个人相继离开了旅馆。

“那个时候由美的妈妈在由美身边吧？这样妈妈应该知道是谁打开了门啰！”

“不，那个……”由美语塞了。

“不是吗？”

“……那个时候，我想妈妈大概不在我身边。”

“不在你身边？”

“是妈妈去洗手间的时候发生的事。”

“哦，原来如此啊！”

“妈妈不在的时候，玄关的门开了两次。”

“这样……”

我知道她所说的“自己记得的事情跟大家说的事情不一样”的涵义了。综合大家的说法的话，离开旅馆的人只有志津子小姐一个，哪怕她只离开一步也好。难怪和由美的印象不同。

“那两次的间隔大约是多久呢？感觉只有几秒钟吗？”

“不，”她微微偏了偏头，“我记得应该是听了投币式点唱机里的歌听了一半左右的时间。”

也就是说，隔了一到两分钟吗？……

“那两次有没有什么不同呢？比方说开门力道的差别等等。”

对于我的问题，她皱起了眉头思索着。我知道自己问了有点过分的问題——任谁都不会对门打开的状况有兴趣的。可是当我正想说“没关系，不用想了”的时候，她抬起头。

“这么说来，我记得第二次门打开的时候，有些微的香烟臭味。第一次开门的时候，没有那种味道。”

“香烟的臭味……”我握着由美纤细的手，这好像让她的身体有点紧绷。“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

“有帮助吗？”

“现在还不能明白地说，不过我想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哦！但是这些事情，希望你不要跟别人说。”

“我晓得了。”少女轻轻点头。

我重新在椅子上坐好，将视线移回一望无际的大海。从游艇后方滑出的白色泡泡扩散成扇形，不一会儿便消失在海里。我一边看着这个画面，一边在脑海中不停地反复思考由美的话。

玄关的门开合了两次——

那不是某一个人打开门到了外面去之后，又折回来。就像由美的证词所言，第一个出去的不是好抽烟的人，而第二个出去的则是会抽烟的人。这两个人在志津子小姐之后离开了旅馆。而且这两个人还是在志津子小姐之后回到旅馆的。

那么，是谁和谁呢？

每个人的话开始在我脑海中旋转了起来。

游艇在太阳高挂天空的时候靠岸了。从昨天开始脸上就一直带着倦容的人们，在踏上本州的土地之后，全都松了口气。

“那个……我就先告辞了。”拿了行李之后，我对山森社长说道。他的表情看起来好像很意外。

“我们的车子就停在这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如和我们一起到市中心去吧？”

“不了，我还要去别的地方办点事情。”

“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勉强你了。”

“真是不好意思。”

接着我去向其他人打招呼。大家的应答都客套得令人生疑，也让我觉得在知道我要先行离去后，大家心上的石头好像都落了地。

“那我就先走了。”

对大家轻轻点了头之后，我从他们身边离开了。虽然我一次也没回头，不过却隐隐约约察觉到他们投射在我背上的是什么样的视线。

当然，说有事是骗人的。我只是想要快点和他们分开罢了。

透过由美说的话，我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当这个结论还藏在我心中的时候，我连一秒都没有办法和他们待在一起。

这实在是一个太可怕，也太悲哀的结论。

第九章 什么也没发生

1

2

3

4

5

6

从海边回来过了一周之后的那个星期三，我去冬子家替她整理东西。

虽然对我来说已经算是起得非常早了，不过当我到的时候，她的姊姊和姊夫早已经在家里，开着吸尘器开始打扫了。我在丧礼上曾经和这对夫妇交谈过。两个人都伤心地歪着头，对于这种意外为什么会发生在冬子身上感到不解。不用说，我自己也没办法好好对他们解释。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的话，请说没关系。”冬子的姐姐一边将餐具收到纸箱里，一边说道。我之前也听过和这句话非常类似的台词——在打扫川津雅之的房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把他用旧了的行程表带回家了，然后在那里头发现了山森这个名字，我也开始了一连串的追查。

“好像有很多书的样子，里头有你需要的吗？”在整理书架的冬子的姊夫对我说。他的身材微胖，还有着一双非常温柔的眼睛，让我联想到绘本里的大象。

“不用，没关系。我要的书都已经向她借过了。”

“这样吗？”姐夫重新开始了将书本装箱的作业。

虽然我对这对夫妇这么回答，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对冬子的东西完全没兴趣。要说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确认她的所有物也不为过。我是为了寻找某个物件，某个打开事件谜团的重要“钥匙”而来的。

然而，这并不是什么能和眼前这两个人分享的事。再怎么说明，我也不敢确定那个物件是不是真的在这个家里。

冬子的姊姊整理餐具、姊夫整理书籍的时候，我则在整理衣橱。非常适合穿套装的她，拥有的衣服数量还真是令人乍舌。

当我这边的整理告一段落之后，我们便小憩片刻。冬子的姊姊替大家泡了红茶。

“你们和冬子好像很少见面的样子。”我向他们两人问道。

“嗯，因为妹妹好像总是很忙。”冬子的姊姊回答了。

“那最后一次见面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嗯……今年过年的时候吧！她只来露个脸向大家拜年。”

“每年都是这个样子吗？”

“嗯，最近都是这样。”

“我的双亲也都不在了，所以家里的人其实不太在意这种事情了吧！”冬子姊夫的话里隐约带着一点自我辩解的意味。

“冬子和亲戚们的往来状况如何呢？在丧礼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几个亲戚那边的人。”

“不怎么好。”冬子的姊姊说：“应该可说是几乎没有交集吧！冬子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老是很频繁地跟她说些相亲的事情。那孩子因为讨厌这样，所以好像就不再出席亲戚们聚集的场合了。”

“冬子有男朋友吗？”

“不知道耶！有吗……”她和丈夫对看之后摇摇头，“当她拒绝相亲的时候，用的理由都是‘现在我沉迷在工作里’呀！我们还想问问你呢！那孩子有表现出‘我身边出现了不错的男人’的样子吗？”

有吗？她看着我。我漾起客套的笑容，轻轻地摇了摇头。“完全没有。”

冬子的姊姊露出一脸“果然如此”的样子点点头。

接着我们东聊西聊了一会儿之后，再次开始整理的工作。由于衣橱那边已经整理完毕了，我便开始整理壁橱。壁橱里头收纳着取暖设备和冬天的衣服、网球拍，以及滑雪靴。拿出小型电暖炉之后，我发

觉里头还放了一个小箱子——一个木制的珠宝箱。不过对于收藏真正的珠宝来说，这个箱子又显得太幼稚了。好像是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冬子在学校美术课上自己拿着雕刻刀刻出来的代用品。

我伸手拿出那个箱子之后，试着把盖子打开。但是不知道是因为发条没上，还是器材生锈了，应该镶嵌在内部的机心竟然没有发出音乐声。

取而代之引起我注意的，是放在里头的一团纸。珠宝箱里完全没有放置任何首饰类的东西，只有这个完全贴近珠宝箱内部大小的纸团。

我有某种预感。

“咦，那是什么呀？”这个时候正巧来到我身边的，是冬子的姊姊。她看着我的手。“好像吸油面纸哦！是什么东西包裹得这么密不透风啊？”

“不知道耶……”我一面压抑着急的情绪，一面慢慢地打开了纸团。从纸团中出现的，正是我要找的东西。

“哇，那个孩子这么宝贝这种东西呀！”冬子的姊姊心平气和地说道。

我表面上也故作平静，心里则是完全相反。“请问一下，这个可以给我吗？”

对于我的要求，冬子的姊姊感到有些惊讶。

“这个？反正要什么 都可以拿走，为什么不挑一些更好的东西呢？”

“不用了，这个就好。可以给我吗？”

“可以啊！没关系。可是你为什么要这种东西……”

“这个就好了。”我回答：“冬子大概也是希望我能把这个东西带走的。”

2

八月已经要结束了——我在名古屋车站，刚从“HIKARU号”下车。

看了时钟，确认一下现在的时间离约定时刻还绰绰有余之后，我迈出步伐，打算从这里搭乘地铁。我一边看着头顶上的指示标志一边走着，没想到新干线的搭车处离地铁还得步行一大段距离。

地铁人潮众多。地铁站这种地方，好像不管走到哪里都很拥挤。电车经过了我完全不知道名字的车站。我单手抓着便条纸，侧耳倾听电车里的广播声。

到达目的地的车站之后，我拦了辆计程车。虽然这里也有公车，不过还是搭乘计程车比较快，而且目的地也比较好形容。的确，在陌生的地方搭乘公车，是会令我感到不安的。

计程车行驶了约莫五分钟之后停了下来。我爬上了一个很陡的斜坡之后，来到了一个比周围高出很多的区域。旁边紧邻着群山，正前方盖着一栋让人联想到武术家宅邸的豪宅。话虽这么说，不过这栋房子倒也不是单纯的老旧而已。仔细看的话，还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已经细心地修复过了。

就是这家了吧！我马上这么觉得。看了门牌之后，我确定了自己的判断无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按下门牌下方的对讲机按钮。

“是！”我听到的是一个十分年长的声音，和在电话里面听到的并不一样。可能是清洁妇还是什么人吧！

我报上姓名，告诉对方我是从东京来的。在对方说完“请稍候一下”之后没多久，玄关那儿就传来了开门声。

出现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性。她围着围裙，给人一种个子很矮小的印象。她带着我进入宅邸。

我穿过了一个天花板高得吓死人的客厅，里头放着年代久远的沙发，以及感觉起来更加古老的桌子。墙壁上挂着某个我不认识的老爷

爷肖像。我想他大概是带领这个家成功的人物吧！

在我把脚尖伸进长毛地毯里玩的时候，刚才的清洁妇出现，放下冰咖啡。不知怎么的，她看起来很紧张，可能她已经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而来这里的也说不定。

对他们来说，我应该确实是个重要的客人。

等了差不多五分钟之后，客厅的门打开，一位穿着紫色衣服、身材和脸型都非常纤瘦的女性现身了。虽然她看起来与刚才那位清洁妇的年龄差距不大，但是表情和态度则是大大不同。我马上就知道，这位夫人就是与我通电话的那个人。

夫人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双手交叠在膝盖上。“我的女儿在哪里？”这是她的第一句话。

“我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回答您。”我回答道。夫人的眉头好像抽动了一下。“如同我在电话里向您报告的，令千金和某个事件有所牵连。”

妇人凝视着我的脸，没有说话。于是我继续说下去。“在那个事件解决之前，我无法将令千金的行踪告诉您。”

“那个所谓的事件，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呢？”

我稍微思考了一下之后，回答：“很快。很快就会解决了。为此，您必须告诉我一些关于令千金的事情。”

妇人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脸上露出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表情。“你有把我女儿的照片带来吗？我应该在电话里头跟你提过了。”

“我带来了，不过不是拍得很好就是了。”我从皮包里拿出照片，放在妇人面前。她伸手拿起照片，硬生生地吞了口口水，接着用力地点了一次头，再把照片放回桌上。

“看来没有搞错呢！”她说：“没错，这就是我的女儿——虽然好像变瘦了一点。”

“她好像吃了很多苦的样子。”我说。

“我想问你一件事。”妇人转变语气说道，我看着她的脸。“你说的‘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完全不知道。”

我低下头，不知道该如何说明才是。但我并不是完全没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也早已准备好应对的答案了。

我抬起头，和妇人四目交接。这个时候可不能移开目光。“其实是……杀人事件。”

“……”

“令千金和杀人事件有所牵连。”

就这样，又过了一点时间。

从名古屋搭乘新干线抵达东京站的时候，大约是晚上九点过一些了。

我归心似箭，只想早一点回家，不过却不能那么做。因为我从名古屋打了电话和某个人约好，要在今天晚上见面。

约定的时间是十点。

我走进东京车站附近的咖啡厅，囫囵吞了不知为何有点干的三明治，还有咖啡，一边打发时间，一边反复思索着到目前为止发生过的事情。

我十分确定自己已经抓到某个和真相接近的东西了。不过，当然还是无法解决所有的事。正确的说法是，某个最重要的部分剥离了。我有一种感觉——那应该不是光靠推理就能解开的问题。推理是有极限的，更何况我也不是什么拥有超能力的人。

我将咖啡续杯，一边眺望着窗外的景致，一边站了起来。夜幕低垂，一股难以言表的悲伤同时袭来。

我在十点前几分钟到达了山森运动广场的前面。抬头一看，建筑物玻璃窗上所有的灯光几乎都熄灭了，留下的只有二楼的一部分。我发觉那里正是健身中心。

在大楼前面等了五、六分钟后，时间刚好到了十点整。我推了推正门旁边写着“员工出入口”的玻璃门，结果玻璃门轻易地被推开了。一楼只有安全灯亮着，电梯好像也还可以使用，不过我还是选择了爬楼梯。

健身中心空荡荡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在没有被人使用时整齐排列在一起的样子，令我联想到某种工厂。实际上恐怕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吧！我一路上净想着这些和正事毫无关系的事情。

和我约好了要见面的那个人，坐在窗户旁边的椅子上看着一本文库版的书。等到发现我走近的动静之后，对方抬起头来。

“我等您好久了。”她说道，唇上泛起一如以往的微笑。

“晚安，志津子小姐。”我说：“还是……称呼你‘古泽靖子小姐’比较好呢？”

我感觉她的微笑在一瞬间冻结了。不过那真的也只是一瞬间的事，之后她马上又恢复原本的表情摇摇头。“不，叫我春村志津子就可以了。”志津子小姐说：“因为这个才是本名。您知道吗？”

“嗯。”

“那么……”她这么说着，示意我坐下。我便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今天去了名古屋一趟哦！”

我说完之后，她低下眼睛，好像做了一个用力捏紧文库本的动作。

“我有想到您可能那么做了——在您今天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就是有这种感觉。”

“是吗？”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垂下了眼睛。我不晓得该用什么方式切入一个未知的话题。

“请问一下……你为什么会知道我老家的事情呢？”她问道。

我突然有种被拯救的感觉。“因为我打算调查你的事情呀！”我说，抬起眼睛一看，她脸上的笑容已经荡然无存，“不过没那么容易了解呢！在这里连户籍都没有登记。”

“是的。从书面资料上来看，我应该还住在名古屋的老家。”

“是呀！因为不想要劳师动众地调查你的事，我可是费了相当大的苦心呢！”

“是哦……”她平静地说道。

“说实话，我是从金井三郎先生这条线开始追的。找他的履历还真是出乎我意料的简单。调查了户籍之后，我去了他的老家，在那里有人告诉我好几个他学生时代朋友的名字，我就试着去找那些人询问。我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有没有听过古泽靖子或是春村志津子这两个名字。这虽然只是我的直觉，不过我想你和金井三郎先生应该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交往了。”

“然后有人记得我的名字，是吗？”

“有一个人记得。”我说：“是和金井先生在同一个研究会的人。那个人说在大学四年级校庆的时候，金井先生带了一个女朋友来。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金井先生说那个女生是春村兴产董事长的女儿，活活吓了他一大跳。”

“……然后你就知道我的老家了。”

“老实说，那个时候我还真觉得自己非常走运呢！因为我想就算有人记得你的事，也不见得会连你老家的事情都清楚。可是知道如果是春村兴产董事长宅邸的话，剩下的只要有电话簿就绰绰有余了。”

“然后你就打电话到老家去了。”

“嗯。”

“家母应该吓了一跳吧？”

“……是啊！”

的确，春村社长夫人十分惊讶。当我对她说，想要和她谈一下她女儿的事情时，她用责备的口气问我：志津子在哪里？

——令千金果然是离家出走的吗？

面对夫人的问题，我这么反问道。然而我却没有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取而代之的是以下的逼问。

——你到底是谁？如果知道志津子在哪里的话，请快点告诉我。

——因为某个缘故，我现在无法告诉您。不过我保证不久后一定会让您知道的。您可以先告诉我令千金离家出走的原因吗？

——这种事情没道理告诉一个看都没看过的人吧！而且你也不一定真的知道志津子现在在哪里。

看来志津子小姐的母亲疑心病非常重。在无计可施之下，我只好这么说。

——其实是志津子小姐现在扯上某个事件了。为了解决这个事件，我非得知道志津子小姐的事情不可。

“事件”这个词好像十分有用。我本来还想着大概又会再次被拒绝的，但是夫人却承诺说只要我能够直接去和她见面，她就事情告诉我。

“然后你今天就去了名古屋是吗？”志津子小姐问我，我点点头。“这么一来，你就从妈妈那里问出为什么我会离家出走了吧？”

“没错。”

这次换成志津子小姐点了点头。

——从前年到去年为止，我们让志津子到美国去留学，目的是要让她习惯外国生活。

夫人用平淡的口吻开始叙述。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在和某个保险公司董事长的外甥谈结婚的事。因为那个人之后也要到纽约的分公司去，所以我们先让志津子过去，调适一下。

——但是志津子小姐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而且也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吧？

我的话让夫人脸上浮起一阵痛苦。

——我们应该再多讨论一下的，可是我丈夫和女儿都没打算听对方的想法。结果弄到最后，志津子就离家出走了。

——你们有去找她吗？

——找了。但是因为考虑到舆论压力，我们并没有惊动警察。现在我们对外的说法都是那个孩子还在国外。

“把你带出来的是金井三郎先生吧？”

我问完之后，志津子回答道：“是的。”

“然后你们两个人就这么跑来东京了——在没有可以投靠的人的情况下。”

“不，我们有可以投靠的人。”她用缓慢的动作将文库本卷起来又摊开，“我在美国时认识的一个日本人，当时在东京。我们就是去找他。”

“那个日本人就是竹本幸裕先生吧？”

“……是的。”我注意到她握着文库本的手开始用力。“是竹本先生把三郎介绍给山森社长，让他在这里工作的。那大概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在这里工作吗？”

“嗯。”

“住的地方呢？”

“那也是得到竹本先生的帮忙。他的朋友到海外去，所以房子就租给我们住了。”

“难不成那间房子的主人就是……”

“是的。”志津子小姐轻轻地闭上眼睛，“就是那个名叫古泽靖子的人。在非用到确实的身份证明不可的一些时候，我就使用古泽小姐留下来的健保卡。在遭遇事故要录口供的时候，我也是用她的名字。因为如果说了本名的话，老家的人就会知道了……”

原来是这样子啊！

“你之所以会参加游艇旅游，是因为三郎先生的邀约吗？”

“是的。自从到了东京以后，我就一直关在家里，有点消沉，于是三郎便以转换心情为由，建议我参加。再加上竹本先生也要去，这么一来让我觉得有所依靠，也比较安心了。”

“原来如此。”我了解地点点头，“在主角们就这么到齐了之后，事故便发生了。”

她沉默地看着自己的手出神。相反的，我则抬起视线。一只飞蛾在荧光灯的所在之处盘旋飞舞着。

“我有件事情想要请教你。”不久之后她开口说：“为什么你会认为我很可疑呢？”

我看着她，她也回看着我的眼睛。过了一段漫长得令人害怕的时间。

“看来谈话的顺序颠倒了呢！”我叹了一口气，“我应该要早一点说结论才是，可是我很害怕。”

她微微露出了笑容。

我继续说道：“犯人是……冬子吧？”

令人窒息的阴暗沉默袭来。

“川津先生、新里小姐和坂上先生，全部都是冬子杀害的吧？”

我重复道。悲伤不知从何处急速翻涌沸腾起来，连我的耳朵末端都发烫了。

“是的，”志津子小姐静静地回答：“然后那个人是被我们杀掉的。”

4

“解决事件的关键是由美说的话。”

我在从Y岛回来的时候，从她那里听来的话——也就是那个在志津子小姐出去之后，玄关响起两次开门声的事。

“是吗？”志津子小姐露出了很意外，但是又好像在某方面万念俱灰的眼神。“我还想着由美小姐眼睛看不见，应该不会注意到的……果然做这种事情，还是会在某个地方露出破绽啊！”

“我试着思考了一下跟在你后面离开旅馆的人。”我说：“根据由美所言，第一次开门的时候没有，但是在第二次开门的时候，她闻到了烟味。也就是说第一个出去的是个不抽烟的人，而第二个则是会抽烟的人。先说会抽烟的人好了——山森社长、石仓先生和金井先生。其中很清楚的是山森社长和石仓先生在麻将间里，撇除他们两人之后，剩下的就只有金井三郎先生了。”

志津子小姐沉默着，我将她的沉默视为一种回答。

“问题是没有抽烟的人。每个人都一定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应该没有偷偷跑走的机会才是。那么难道是有人做了伪证吗？我一一确认了大家的供词。当中有某个人的证词让我有点介意，怀疑起它的真实性。”

志津子小姐依旧紧闭嘴唇，好似想要看清来龙去脉一般，目光始终放在我的脸上。

“那个证词，就是我自己的证词。”我一边慢慢地消化脑袋里的东西，一边说：“和冬子一起躺上床的时候是十点左右——我一直对这句话深信不疑。但是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相信的证据。能够确定的只有我上床的时候，看见闹钟指针指着十点而已呀！”

志津子小姐思考起我这番话的意思，没多久她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倒抽了一口气。

“冬子小姐在那个闹钟上动了手脚吧？”

我点点头。“我发觉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平常不戴手表，所以知道时间的唯一方法就是房间里的闹钟。只要把那个闹钟调快一点或是调慢一点，就可以轻易混淆我对时间的感觉了。而且冬子也有对那个闹钟动手脚的机会。她回到房间的时候，我刚好在冲澡，之后又一头栽进工作里，可以说是瞬间就忘却时间还在过了。如果她趁那个时候把闹钟调快大约三十分钟的话，我们睡觉的时间就不是十点，而是九点半左右了。”

此外，我还想到一点，平常过惯了不规律生活的我，只有那天非常想睡觉，而且入睡的时间是我无法想象的早。在那之前，冬子请了我喝柳橙汁，恐怕那杯果汁里也掺杂了安眠药吧！

我在这里喘口气，吞了口水之后继续说道：“但是出现了问题。当闹钟指针指着九点四十分的时候，冬子看着窗外说‘志津子小姐出去了’。如果闹钟调快了大约三十分钟的话，那实际上就应该是九点十分左右发生的事了。可是因为你离开旅馆的时间真的是九点四十分，我的推测就出现矛盾了。解决这个矛盾的说法只有一个，就是冬子她早就知道你会在那个时间点离开旅馆。那么，为什么她会知道这种事呢？还有，为什么她要调快闹钟呢？‘调快闹钟’这点让我回想起旧式侦探小说制造不在场证明的手法。这样说来，就是她有必要使用这种小伎俩来制造不在场证明啰？”

志津子小姐没有说话，因为她是知道真相的。

“能够想到的只有一点。冬子在九点四十分和你约好在旅馆外头见面，然后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杀掉你。对闹钟动手脚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要制造不在场证明。”

我试着对冬子的计画做出推理。

她在客厅玩弹珠台的时候，悄悄对志津子小姐说——内容大概是这样吧——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说，九点四十分左右的时候我会在旅馆后面等你。

约好了之后，冬子便赶紧回到房间动手脚，偷空将闹钟调快了三十分钟。然后当指针指向九点四十分的时候，她便说看到了志津子小姐的身影。

让我喝下掺了安眠药的果汁。

闹钟走到十点的时候（其实是九点半）上床睡觉。我昏昏睡去。

冬子偷跑下床，调回闹钟，一边小心着不让别人看到，一边离开了旅馆。由美这个时候应该在客厅里，不过冬子大概觉得没关系吧！

杀了志津子小姐之后，再蹑手蹑脚回到房间里。接着把我吵醒，好当她十点以后的不在场证明。这个时候实际上我应该已经睡了三十分钟以上，然而却会产生怎么只睡了一下子的错觉。

不久之后，志津子小姐的尸体就会被发现，然后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大概就和这次的情况差不多了吧！换句话说，就是确认所有人员的不在场证明。那个时候冬子应该会这么说吧——一直和我在一起。而且我也会帮她作证。

若是九点四十分的时候有人看到志津子小姐离开旅馆的话，对冬子来说就更有利了。因为她也在同时间看到了，这点可以证明闹钟的时间没有被调整。

如果她的计画成功了的话——我可能现在还在谜团的漩涡里打转吧！

“但是冬子的计画失败了。”我说：“知道你要和冬子见面的金井先生，也前往你们约好要见面的地方，然后在冬子正好要杀害你的时候及时出现，最后反而是冬子自己掉下了悬崖。”

“就像你说的一样。”志津子小姐回答：“对于闹钟的事情，我无法做什么评论。当我们听到你证明萩尾小姐十点钟还在房间里的时候，其实也都吓了一跳。然后……冬子小姐她想要杀我，也是事实。”

虽然这是我预料中的答案，但还是有一阵让我恍惚的绝望感袭来。

因为在我心底的某个地方，其实暗暗希望志津子小姐能够否定我的说法，可惜这个淡薄的期望也已完全消失殆尽了。

“我们来谈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吧！”我努力地让心情平复，“冬子是竹本幸裕的女朋友吧？”

“.....”

“我已经知道了哦！”我从皮包里面拿出纸团——就是前几天去冬子家清扫的时候找到的那个东西。

剥开纸团之后，我让志津子小姐看了里头的东西。

“你有印象吗？”我询问道。志津子小姐摇了摇头。

“这是竹本幸裕先生去年参加旅行的时候，遗留下来的物品当中唯一被人拿走的东西。是冬子擅自将它从竹本先生的房间里拿走的。”

志津子小姐瞪大了眼睛。

那是一个长满铁锈的随身酒瓶。

“希望你能告诉我，”我说：“在无人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结果上来说，如果不知道这一点，等于一步也无法前进啊！”

志津子小姐就爱那个文库本放在一旁，合起手掌十指交扣。很明显地，她很迷惑。

“我知道的事情，就如同我接下来所说的：游艇遇到了意外，全部的人都朝着附近的岛屿前进，然而只有一位男性没有办法到达。然后称呼那位男性为‘男朋友’的女人，乞求着大家的协助，但是却没有听进她的要求——这是从由美那里听来的。”

我一边观察着她的神色，一边说道。但是她的表情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我认为那个女人是为了要替死掉的男友复仇，才不断杀人的。可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单纯吧？”

“嗯。”志津子小姐听到这儿，终于回答了，“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事。”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说：“但是有个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就存在于竹本先生自身。”

我打开手上拿着的随身酒瓶的盖子，倒过来轻轻地摇了一下。从里头掉出来的是一个卷成细长棒状的纸条。摊开之后，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文字。虽然已经有点晕开，但还是可以判读。

找到酒瓶已经让我十分惊讶了，发现这个纸条的时候，更是让我震惊。

“我仔细看了一下以后，发现这是记载了意外发生时候情况的便条。大概他是打算能在回来之后当作报导整理吧！会装到酒瓶里，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么一来就不会弄湿的关系。在这张便条中特别重要的地方是这里：‘山森、正枝、由美、村山、坂上、川津、新里、石仓、春村、竹本抵达无人岛。金井迟了些。’——从这张便条里，我

发现没有游到无人岛的人，并不是竹本先生。无法抵达的人是金井三郎哦！然后叫着‘求求你们救救我男朋友’的人，其实是志津子小姐吧！我从这张便条得知，并没有什么叫作古泽靖子的女性参加。”

“所以你才会调查我的事吗？”

我对她的问题点了点头。

“实际上命在旦夕的人是金井先生，而求援的人则是春村小姐；然而却没有任何人伸出援手——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之后，我不明白接下来的事情是如何发展，最后死掉的才会是竹本先生。于是我开始调查你的过去，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可是结果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知道的只有为了爱情离家出走这件事。”

“……是吗？”她气若游丝般说道。

“不过我试着照自己的思维，想象了一下那天在无人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个‘什么事’的关系，害竹本先生代替金井先生死去，而全部相关的人都在隐瞒那个‘什么事’。这么一想，我大概就猜测到了。”我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然后继续说道：“在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的情况下，竹本先生就去救金井先生了吧？然后救援行动成功了的竹本先生，便大声责备其他袖手旁观的人。可能连要把这件事情公布在报章杂志上这种话，也跟着威胁出口了吧！于是和其中的某个人起了争执……那个人最后把竹本先生给杀死了。”

我看见志津子小姐失去血色的嘴唇正微微颤抖着。我压抑着内心激昂的情绪，继续说道：“在场的全体成员全都赞成隐瞒这个事实。虽然对你们来说竹本先生是恩人，可是照顾你们的山森社长，他说的话也不能违背……没错吧？”

志津子小姐静静地叹了口气，接着眨了好几次眼睛，用双手覆住脸。她的内心在和某种东西交战。

“没办法呀！”我的背后突然传出了声音。回头一看，金井三郎正以缓慢的步调接近我们。“没办法啊！”他又说了一次——是对着志津子小姐说的。

“三郎……”

金井三郎走到志津子小姐的旁边，用手紧紧地环扣住她的肩膀，然后只有头朝我这边转了过来。“我全都告诉你吧！”

“三郎！”

“没关系，这样子比较好。”他好像在搂着她的手臂上又施了点力气，不过眼睛还是看着我，“我告诉你。你的推理的确很精彩，不过错误的地方也很多。”

他说完之后，我默默地点点头。

“事情的开始其实没什么，”他先说了前言，“从游艇逃离的时候，我好像不知道在哪里被强力敲到了头部，人就这样昏过去了。”

“昏过去？在海上？”

“是的。因为我穿着救生衣，所以似乎是跟树叶一样在海上载浮载沉。而且昏迷的时候，是不会喝进水的。”

我有听过这种说法。

“其他人全都抵达无人岛了。志津子好像是到那个时候，才发觉我不在。于是她慌慌张张地将目光转回海上，看到了一个很像我的身影在海浪里漂浮。”

“我真的吓死了……”志津子似乎还没有走出那个时候的冲击。仔细一看，她甚至还在他的臂弯里发抖。“我慌忙跟周围的人说，请救救他。”

我认同地点点头。由美那时候听到的声音，就是这个。

“但是谁也没帮你去救人吧？”我一面回想起由美的话，一面说道。志津子思考了一会儿之后说：“因为海浪打得很高，天候也非常差，我知道任谁也不想出手处理这件事。就连我自己也没有就这么跳回海里的勇气。”

“如果立场交换的话，”金井三郎沉重地开了口，“我也没有自信说自己敢去面对。”

真是困难的问题，我想道，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回答的。

“当我的心情转入绝望的时候，有个人说了一句：‘我去好了。’那就是你说的竹本先生。”

果然，我想。由美在还没有听到这些话之前，就已经失去意识了。

“可是竹本先生并不是那种光靠着正义感，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往海里跳的人。因为他赌上自己的性命，所以希望能够得到等值的报酬。”

“报酬？”

“她的肉体。”回答的是金井三郎，“他好像从在美国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对志津子抱持好感。这是我自己微微感觉到的。不过他并没有横刀夺爱，毕竟他也有自己的女朋友……可是他在那个场面，好像就提出了这个要求。”

我看着志津子。“然后怎么了呢？”

“在我回答以前，听到这席话的川津先生说话了。他说：‘在这种时候要求报酬，你还是不是人啊？’然后竹本先生就回答：‘你了解我的心情吗？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没有插嘴的权利！’于是川津先生便开始拜托其他人去救三郎，因为他自己的脚已经受伤了……”

“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请求吧！”

“嗯。”志津子用微弱的声音回答：“大家都别开了脸。也有人说了类似‘还不是因为你自己脚受伤了才有办法这么说’的话。”

“所以到最后，你就答应了竹本先生的条件了吗？”

她紧紧闭上了眼睛，代替点头。“那个时候的我，不管怎样都只想要先救他。”

“然后竹本先生就跳进海里，神乎其技地救起了金井先生……”

“就是这样。”金井三郎回答：“等我回过神的时候，已经躺在地面上了。我连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都不晓得。唯一清楚的，就只有自己得救了这件事而已。看看四周之后，我发现其他的人也都躺着。我便开始打听志津子的下落。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紧闭嘴巴，不肯跟我说。后来川津先生才告诉我竹本先生和志津子的交易。接着川津先生问我要不要想办法说服竹本先生，我才急急忙忙地寻找他们的踪影。然后在远处一个石阴下，我找到了他和志津子。竹本先生抓着她的肩膀，样子看起来好像是要袭击她。”

泪水从坐在一旁听着的志津子眼眶中流出。泪滴滑过白色的脸颊，落在她的手上。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被袭击。”她用细丝般的声音说：“那个时候竹本先生只是要在三郎恢复意识之前，跟我作下次履行代价的约定而已。可是到了那个节骨眼，我的决心已经动摇了。我跟他说不管要多少钱都没关系，希望他能忘记刚才的交易。只不过……他不愿意接受。‘不是约好了吗？只要你能陪我一个晚上，我保证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他一边抓着我的肩膀，一边这么用力说着。”

她说到这里，转过头看着自己的男朋友。金井三郎看起来很痛苦似的低下头，不久之后深深吸了一口气。

“但是在我眼里，就只觉得是他在袭击我女朋友。毕竟我刚从川津先生那里听来那件交易。”他说：“我一边喊着‘住手’，一边用尽力气把他推开。他失去了平衡……头撞到了旁边的岩块上，然后就再也没有动过了。”

金井三郎大概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视线落在自己的双手上。

“我就这样……全身无力地看着倒下的他。志津子面对这个突然的转折，一下子无法反应，看上去也是六神无主。”

也就是说没有即时抢救，我想。

“等我回过神来才发现，不知何时山森社长已经跑了过来，测了竹本先生的脉搏之后，他摇了摇头。我和志津子一起疯狂大喊，接着便抱头痛哭。可是无论怎么哭怎么喊，事情都不会改变——我这么想着，决定要自首的时候，山森社长说话了。”

“他阻止你自首了吧？”

像是要把牙齿咬碎似的，他点点头。

“社长说，竹本是个卑鄙的男人。抓住别人的弱点要求肉体报酬，这是最低级的人才做的事。你做的是保护恋人的行为，没有必要去自首——”

“然后山森社长就提议处理掉尸体了。”

“是的。”

他说完之后，志津子小姐也深深地点了头。

“社长也征求了其他人的同意。他认为竹本先生的行为是卑劣的，而我的行为是正当的。”

“结果，全部的人都同意山森社长的话了吧？”

“大家都同意了。每个人都不停地咒骂着竹本先生。只有一个人——只有川津先生一个人不认同这种保护志津子贞操的正当防卫。但是被其他的人驳回了。”

那个时候的状况，我感觉自己几乎是感同身受。

若要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金井三郎差点死了的事实当然也非提不可。这么一来，除了竹本之外的其他人为什么没有出手救人？他们都在干什么？——这类的问题就会出现。如果事情演变成这样的话，他们毫无疑问地会被舆论的责难淹没。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黑暗的勾当。籍着帮忙隐瞒金井杀了竹本的事，来交换大家对金井三郎的见死不救。

“最后我们统一的意见，就是决定把尸体处理掉。不过说处理，其实也没特别动什么手脚，只要直接丢到海里去就好了。能够找不到尸体当然是最好，如果不幸找到尸体的话，那附近的暗礁那么多，所以大概也会被推测是他在游泳的时候被海浪卷走，不小心撞到头的。”

而且事情的发展好像还真跟他们的目的一样。要说唯一的失算，就是竹本幸裕的酒瓶没被海水冲走。

“被救援队救出之后，你们觉得一定会被叫去海防部问口供，所以在那个时候全部的人便都先套好了说辞吧？”

“没错。同时也顺便麻烦大家一样说她的名字是古泽靖子。”

“原来如此。”

“在意外发生之后我观察了一阵子，发现我们的手法没有曝光的迹象。然后过没多久，志津子就也来运动广场工作，原本住的公寓也换掉了。说到公寓，古泽靖子小姐本尊从国外回来了之后，也不知道又搬到哪里去了。这么一来，我就确信真相几乎完全埋藏到黑暗里去了，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

的确，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只不过事实上在他们没想到的地方，暗藏着陷阱。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吧！”

“是的。”金井三郎发出了相当沉重的声音，“今年六月的时候，我看到川津先生来找山森社长谈话。好像是说在他出门旅游的时候，有人潜入他的公寓里。”

“公寓？”

“嗯。而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资料好像有被偷看过的迹象。”

“资料就是……写了在无人岛上发生的事情的资料？”

金井三郎点点头。“川津先生好像一直感觉到良心的苛责，也说过他希望未来的某一天能够将这件事情公开，好让他接受世人的审判。山森社长则是生气地叫他快点把那些东西烧掉。”

“因为怕那些资料会被别人看到，是吗？”

“是的。”

“而那个潜入房间偷看资料的犯人就是冬子啰？”

“可能是。”

故事的轮廓浮出来了。

山森他们的手法确实是进行得很顺利。只不过事实上在意外的地方，暗藏着陷阱。竹本幸裕随身携带的酒瓶里，出现了他写过的便条。然后发现的人，是他的女朋友荻尾冬子。她应该是去死去的情人家里打扫的时候发现的吧！

之后冬子的想法，我像是握在手里一般清楚。

冬子看到了竹本幸裕的便条之后，开始对他的死产生疑问。明明应该已经到达无人岛的男友为什么会死掉呢？而且为什么每个人都说谎呢？

这个疑问的答案只有一个。他的死是人为造成的，而其他的人全都和这件事有关系——

冬子这个人，绝对会为了查明真相而全盘调查。不过我想事件关系人的防护网很坚固吧！于是她直接去找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川津雅之。由于彼此都是出版界的人，接近他并没有那么困难。在想尽办法和他混熟之后，她大概打算问出无人岛上的真相吧！

可是和他混熟的人不是她，而是我。我想这应该是她最大的失策，不过在这种状况下，她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那就是趁我和雅之去旅行的时候，潜入他的房间。钥匙的话，只要把我一天到晚带着的那把拿去取模就好了，旅行的日程她也能够轻松掌握。

就这样，她知道了在无人岛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决定报仇。

“没过多久，川津先生又到山森社长这里来谈事情，内容就是他好像被人盯上了。而且似乎还不单单只是被盯上了，听说之后一定会有信寄过来。”

“信？”

“是的。在白色的便条纸上用文字处理机打的，只有十一个字：‘来自于无人岛的满满杀意’。”

来自于无人岛的满满杀意——

“我真的吓倒发抖了。”金井三郎像是再度回想起那个时候的寒气一般，紧紧抓着自己的手腕，“有人知道我们的秘密了，而且那个人打算对我们复仇。”

满满的杀意……吗？

目的大概是要利用这种预告信，来让恐惧深植在他们心中吧！

“川津先生被杀害的方式，就清楚地表现出对方的怨念了。”金井的手没有放开，又继续说道：“报纸上写他明明是被毒死的，凶杀却大费周章地打了他的后脑勺之后，再扔进港口里。我想那大概是为了重现竹本先生死亡的戏码。”

“戏码……”

那个冬子……总是冷静、脸上永远挂着温柔笑容的冬子……

然而，也不是完全无法想象，我重新想着。她的内在的确也好像总是有炙热的火焰在燃烧着。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犯人是谁。总之就是先做该做的事情，把川津先生留下来的事故记录收回来。那也好不容易成功了。”

“偷跑到我家的人是你？”

“我和坂上先生。我们两个真的是拼了命了。收回来之后，马上就把它烧毁。谁知道才没一会儿的时间，就换新里小姐被杀了。”

之后的事情我大致上都知道了。因为不能让新里美由纪在我的逼问之下，不小心把事情的真实说出来，所以冬子才会匆匆忙忙地杀掉她吧！对冬子来说，她可能认为若是想要复仇行动能顺利进行的话，就不能让我太早知道真相。

她虽然替我安排和新里美由纪见面，但是实际上，她自己应该早一步先跟美由纪约好要见面了吧！

“到底是谁开始这个复仇行动的？为了察明这个问题，我做了各种调查。竹本先生他弟弟的行动我也查过了，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线索。然后我知道了你正一步步朝着真相逼近。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我威胁了好几次。”

“偷跑到我房间里在文字处理机上留下讯息，又在健身中心袭击我，对吧？”

他抠抠长满胡子的下巴。

“全都是我的擅自妄为。但是山森社长生气地大骂了我一顿说，做这种事情不是更容易刺激对方吗？”

的确，这两个警告的结果，就是让我一举振奋起来调查。

然后下一个遇害的马上就换成坂上丰。

他的遇害应该和新里美由纪那个时候差不多吧！也就是当他打电话来表示想和我们见面的时候，冬子虽然说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还没有决定，但是其实已经决定了。约定地点一定就是在那间练习教室里，然后冬子一个人赴约，将他杀害。

“坂上先生特别害怕那个复仇者。”金井三郎说：“于是他对山森社长提议说，把一切都公诸于世，因为这么一来，警察就能保护大家了。可是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不觉得萩尾小姐很可疑吗’这种说法浮出来了。”

“为什么会有那种说法呢？”

“山森社长派村山小姐彻底调查了竹本先生的过去。结果发现竹本先生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编辑就是萩尾冬子小姐。任谁都会觉得如果是偶然，就太奇怪了。”

是呀！我体认到自己的愚蠢。竹本幸裕这个作家的相关情报，几乎全是从冬子那里来的。她向我隐瞒了整个事件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觉得萩尾小姐大有问题，所以社长想到了‘条件交换’这个办法。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会对目前为止发生的杀人事件保持沉默，条件是请萩尾小姐忘了无人岛上发生的事。但是要进行这样的谈判，必须握有萩尾小姐就是犯人的证据才行。于是，社长决定将坂上先生当做诱饵，要他谎称自己什么都愿意说，藉此接近你。山森社长认为这么一来，萩尾小姐一定就会想办法杀掉坂上先生吧！而事实上石仓会事先埋伏在坂上先生和萩尾小姐约定的地点，等到萩尾小姐准备动手的时候，石仓便依照计画，马上跳出来谈条件。”

“……可是坂上先生还是被杀了啊！”

“没错。根据石仓先生的说法，萩尾小姐用偷偷带着的铁锤，在坂上先生的后脑勺敲下致命一击。事情发生得很快。”

“……”我的口中再次涌起了唾液。

“所以连石仓先生也不敢出去的样子。”

“他会不敢？”石仓那张自信满满的脸孔在我的脑中浮现。不敢出去？——

“然后，谈判地点便移师到Y岛去了。”

金井三郎说到这儿，眉毛又痛苦地揪在一起。对他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更难以启齿吧！然而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过程就跟你刚才的推理一样，只不过主动邀约的人不是萩尾小姐，而是志津子。她跟萩尾小姐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希望她在九点四十分左右到旅馆后面去。”

我点头，几乎全都明白了。

“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和萩尾小姐谈。”志津子小姐用冷静的声音说，可能情绪已经稍微平复了，“谈着谈着，虽然不是很愿意，我还是告诉她条件交换的事了。”

“但是冬子对于条件交换一事没有答应吧？”

是的，她用非常小的声音回答。

“萩尾小姐就这么沉默地开始动手攻击志津子。听到条件交换的事之后，她的怨恨反而好像倍增了。”

我看着金井三郎。“你就在这个时候现身了吧？然后杀掉了冬子。”

“嗯……”他露出一个带着泪水的笑容，摇了两、三次头。“真是愚蠢啊。为了保护志津子，我到后来竟然杀死了两个人。而且这次，也被山森社长他们庇护了。”

我什么也无法回答。我觉得就算我说了什么，感觉也都不是出自真心。

金井三郎还是搂着志津子小姐的肩膀。志津子小姐则一直静静地闭着眼睛。

看着眼前这两个人的时候，我的思绪突然飞到冬子和竹本幸裕的关系上。

“那个……冬子已经知道事情的始末了吧？”

两个人看着我，停顿了一会儿之后点点头。

“那就表示她也知道竹本先生渴求志津子小姐的肉体的事了吧？她难道不认为那是她男朋友的背叛吗？”

我说完之后，志津子小姐用真挚的眼神看着我说道：“我也这么跟她说过了。‘你不恨那个除了自己女朋友之外，还想要别人的女人的男人吗？’我这么问她。但是她的回答是否定的，她这么说：‘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虽然我经常烦恼他的女性交友问题，但是我也非常爱他碰到紧急的时候，就会赌上自己的性命去做事的那种活力。而且，他渴望的是你的肉体，不是心。’然后说像我们这样什么都办不到、只会说她男友很卑鄙的人，才是最卑贱的。”

“……”

“现在的我……也是这么觉得。”志津子小姐颤抖着嘴唇说：“那个时候要救三郎，非得有自己跟着陪葬的觉悟不可。竹本先

生用自己的生命当赌注，要求的只是一个女人的身体，而且那还是成功之后才能得到的报酬。”

无止境的情绪波动，又开始在我体内沸腾起来。

“还有，冬子小姐恨的人不只是我们，还包括其他的人，其实不单单是因为我们隐瞒了杀死竹本先生的事情而已。”

“不单单只是那样？”我回看着她，感到有点意外。

“不是的。”志津子小姐的肩膀微微发颤，“你不是知道竹本先生的尸体被发现时的情况吗？那个人的死状是类似被卡在岩岸里的模样。所以海防的警察才会判断他是被海浪卷走、在某个地方的暗礁撞到头，接着在快要断气的时候游到了那个岩岸上的。”

我知道她闭口不谈的事情了。我的背脊上起了一阵莫名的寒意，身体也跟着开始颤抖。

“总而言之，”志津子小姐说：“竹本先生没有死，只是昏过去而已。然后我们把他丢到海里的行为，才是真正要了他的命。而川津先生的资料里载明了这件事。”

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冬子的复仇方式才会极尽残酷之能事。在她看来，男友等于被杀害了两次。

“这就是全部的事情了。”金井三郎一边这么说，一边扶着志津子小姐站了起来。她把脸埋在男友的胸膛里。

“你要怎么处置我们呢？”三郎问道：“把我们送到警察局吗？我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我摇摇头。“我不会有反应的。”我看着他们两个人的脸说：“我已经不会再有任何行动了。再做什么，也都是多余的了。”

我转过身朝右边走去。沉默包围着我们，空无一人的健身中心，此刻看起来仿佛是个坟场。

下楼梯的时候，我回过头。那两个人还是目送着我。“春村家的人会来把志津子小姐带回去。”我对他们说道：“我和春村家的人约好要告诉他们志津子小姐在哪里，不过我看就算我不说，他们迟早也会找到这里来的。”

他们两人互看了彼此的脸一会儿。然后我看到金井三郎对我点点头。“我知道了。”

“那我就走了。”

“嗯。”然后他说：“谢谢。”

我耸耸肩，微微举起手。“不客气。”

接着我走下了黑暗的楼梯。

6

原先打算直接回家的我，在坐上计程车的当下改变了心意，对司机说了不是我家的目的地。

“高级住宅区耶！您住在那里吗？真是厉害。”脸型细长的司机说的话当中含着些微的嫉妒之意。

“不是我家，”我说：“是朋友的。虽然年纪还没那么大，但是已经事业有成了。”

“果然是呀！”司机一面叹着气，一面操控着方向盘，“已经不能做一些理所当然、中规中矩的事情了呢！现在这个时代呀，不做些大胆的事情可不行哦！”

“还要不管别人死活呢！”

“嗯，没错。现在不把人当道具看不行呀！”

“……是呀！”

然后我就沉默了。司机也没再多说一句话。

霓虹灯在车窗外飞快流过。冬子的面容在其中浮现。

她是用什么样的心情看着我调查这件事的呢？

应该会感到不安吧？比不安更为强烈。而且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她大概觉得假装协助我对她来说比较有利吧！因为她可以藉此若无其事地接近山森一行人。

那么，她是怎么看我和川津雅之之间的事呢？难道这也只不过是她复仇计画中的一环？对于夺走好友的情人这点，她一点都不觉得内疚吗？

不，我想应该不是这样。

在川津雅之死后和我一起难过的她，脸上的悲伤表情不是假的。那是为失去男朋友的至交好友着想的真切眼神。也就是说，至少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不是那个杀掉川津雅之的菰尾冬子，而是我永远的最好朋友。

总之现在……我只想这么相信。

“在这附近吗？”

突然出现的声音将我唤回现实。车子进入了住宅区，于是我开始指路。

因为之前我曾经送由美回来过，所以还记得山森社长家的位置。建筑物正面有一个可以停放四辆进口车大小的车库，旁边就是大门。从大门处望进去，可以看出主屋在非常里面的地方。

“好高档的房子呀！”司机一边叹息，一边把零钱找给我。

等到计程车开走之后，我按下了对讲机。过了好一阵子之后，我才听到一位女性前来应答，是山森夫人的声音。当我说我想和山森社长见面的时候，她用十分冷酷的口吻回答道：“请问您有事先约好吗？”

都已经是这个时间了，她会觉得不太高兴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我没有事先约好。”我对着对讲机说：“不过如果麻烦您跟您丈夫说来的人是我的话，他应该会愿意跟我见面的。”

夫人大概非常火大吧！她粗鲁地切断通讯。

就这么等了一下，大门侧边通用出入口的门那儿传来咔嚓一声。我走近之后转了门把，很轻松地就打开了门。看来这里设有远端开锁的装置。

沿着铺着石头的路一直走下去，我便到了玄关。门上装饰着品味不怎么样的浮雕。打开这扇门之后，我看到披着睡袍的山森社长正在等着我。

“欢迎。”他说道。

他引领我到他的书房。墙壁上排满了书架，大概收藏了好几百本的书。书架的尽头有一个酒柜，他从里头拿出一瓶白兰地和玻璃杯。

“怎么样？今天晚上又有什么要事了呢？”他一边将斟满白兰地的玻璃杯递给我，一边问道。我感觉有种甜甜的香气在房间里飘散开来。

“一直到刚才，我都和志津子小姐在一起。”我开口试探道。他的表情只在一瞬间僵了一下，旋即恢复了他自信满满的笑脸。

“是吗？聊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我全知道了。”我果断地说：“在无人岛上发生的事情，以及冬子死掉的原因。”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我说：“我想那两个人大概不会回来，也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吧！”

“是吗？那就没办法了。”

“这不是你计画中的结局吗？”

“计画中？”

“嗯。还是——要是那两个人能殉情就太好了呢？”

“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不要装傻了。”我把玻璃杯放在桌上，站到他前面，“你从知道犯人是冬子开始，就一直希望金井先生和志津子小姐能杀了她吧？”

“他们有这么说吗？”

“没有，因为他们被你骗了。不只他们两个，你还骗了坂上丰先生。”

山森社长抿了一口白兰地。“希望你能替我说明一下。”

“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舔舔粗糙干燥的嘴唇，“你的最终目标是让无人岛事件成为只有家人知道的秘密。自己、妻子、弟弟、侄女——除此之外的人都是碍事者，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小心把无人岛上的秘密给泄露出来。刚好川津先生和新里小姐都被不是家人的凶手杀死，所以接下来你就设计杀害了坂上先生。”

“很有趣哦！”

“虽然你的剧本是请坂上先生和冬子见面，然后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再让石仓先生上场救人，不过我想，你应该一开始就没打算救他吧？”

他将玻璃杯从唇边拿开，我看到他歪曲的嘴唇。“伤脑筋耶！要怎么说你才能理解呢？”

“请不要再演这种不堪入目的戏了。”我毫无顾忌地说：“重游Y岛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杀死冬子吧？你早就看穿冬子根本不可能答应那个交换条件，然后预测事情末了，冬子大概会被金井先生杀死——”

“我可没有什么预知能力哦！”

“不是预知，是预测。然后你打算在警察来的时候，让全部的人说法一致，互相替对方做不在场证明。于是你选择Y岛这个孤岛，还让竹本正彦这个第三者来参加，只为了增加不在场证明的可信度。而实际上冬子也为了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使了些伎俩，这更让你们的计画完美无缺。”

说完了之后，我还是瞪着山森社长。坐在椅子上的他，也用毫无感情的目光看着我。

“你的意见当中，包含了很大的误解。”山森社长笔直地盯着我说：“我们对于那个时候自己采取的行动，一点都不觉得可耻。就算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是正确的。的确，我们没有去救金井的勇气，但是我不觉得那是不符合人道的行为。你懂吗？在那种场合，根本不可能做出绝对完美的选择啊！我们选择了比较好的路，所

以没有必要觉得丢脸。竹本那个人反而才是最没水准的。就算他愿意赌上自己的性命，要求报酬就是非常卑劣的——更何况还是要求那种报酬。”

他的说话方式充满了自信。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一定会被他的这种口气给骗倒。

“我可以问一下吗？”

“随你想问什么都可以。”

“所谓‘绝对完美的选择’，就是全部的人都平安获救吗？”

“嗯，是啊！”

“然后你说那是不可能的。”

“我的意思是说不可呀作出那种选择，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呀！”

“那当竹本先生决定去救金井先生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出面阻止呢？”

“……”

“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说三道四的资格！”我不假思索地大声吼出来，无法抑制爆发的情绪。

沉默在我们两人之间持续了好一阵子。

“唉，算了。”他终于开口了，“你要说什么是你的自由。虽然一直这样紧咬着不放，让我有点介意。只不过，什么都不会改变的。”

“嗯，”我点点头，“什么都不会改变，也不会再发生什么了。”

“就是这样啰！”

“只是我最后还有一个想请教的问题。”

“什么呀？”他的目光变柔和了，不过那也只出现片刻。他的视线好像被吸引到我的后方去似的。我顺着他的视线回头一看，发现由美穿着睡袍站在门口。

“你起来啦？”山森社长的声音充满了从刚才到现在的对话当中，无法想象到的柔情。

“是写推理小说的老师吗？”她问道，脸朝着跟我所在的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

“啊，是啊！”我说：“不过我要回去了。”

“真可惜，我好想跟您聊聊。”

“老师很忙的，”山森社长说：“不可呀强留住人家。”

“可是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好，老师。”由美一面靠着墙壁前进，一面伸出左手。于是我向她靠近，紧紧握住那只手。

“什么呢？”

“老师，那个……爸爸跟妈妈已经被谁盯上了吧？”

“呃……”我屏息，转头看向山森社长。他的视线朝着墙壁的方向躲去。

我用力握住由美的手回答道：“嗯，对呀！已经没事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再发生了。”

她小声地呢喃了一句：太好了。像小精灵一样的笑容，在她苍白的脸上荡漾开来。

我放开由美的手，转过身面向山森社长。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不过那不能在这里开口问。

我从皮包里拿出一张名片，在背面用原子笔写下几个字。然后我走向山森社长，伸手将名片拿到他的眼睛正前方。

“不用回答没有关系。”

看着名片背面的他，脸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歪斜。我把名片收回包包里去。

“那么请保重。”

他没有回答，只是一直紧紧盯着我的脸看。我把他留在原地，转身朝着门走去。由美还站在那里。

“再见。”她说。

“再见，保重哦！”我回答她，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时间已经超过一点了。

信箱里有一封信，是冬子工作的出版社总编辑寄来的。

我先去冲了个澡，然后裹着浴巾直接躺在床上。今天真是超级漫长的一天啊！

接着我伸手拿起那封信。信封里塞着两张信纸，用十分有礼的用字遣词写着最近会再替我介绍新的责任编辑。内容里并没有特意提及冬子的死。

我用力将信纸扔了出去。深刻的悲伤袭来，突如其来的眼泪爬满了我的脸庞。

冬子——

那样子就好了吧？我出声问道。除了那样的做法之外，我实在想不到别的方法了——

不用说，没有人回答我。谁也无法拿出答案。

拿过皮包，我从当中取出名片——那张刚刚给山森社长看过的名片。

“你应该有发现竹本先生没有死吧？”

我看着这张名片约莫十秒之后，慢慢地将之撕裂。事情走到这一步田地，问这个问题可能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谁也无法证明真相，就算证明了，也不能改变什么。

撕成碎片的名片从我手里散落，啪啦啪啦地掉在地上。

或许，我的试炼接下来才要正式开始吧！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随便要怎么样都好。

因为我已经觉悟了。

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总之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

（全文完）